**写在前页**

文名：Overcome

CP：亚普（中世纪宫廷AU）

作者：一只青团好饿

整理人：999治不好的拖延症

当前进度：7章正文+1章番外，已完结

青团老师唯一完结的文，可喜可贺！

**Chapter 1 – 第一部分 八年**

亚古丁提着滴血的剑走进皇宫，心情无比舒畅。他就要成为这块土地的王了，这块他父母倾尽鲜血的土地，这块本就该属于他的土地。是的，一切应该是这样的。阿列克谢·亚古丁，生而为王。

他让手下去清洗叛徒，当吐出“叛徒”这个词的时候，一股骄傲油然而生。他爱透了这宫殿了，爱透了黑白的瓷砖和镀金的梁柱，爱透了叛徒的血液咸腥的香气。阿列克谢·亚古丁弹了弹剑刃，步履轻快地走向高台上的王座。

只要走过这十九节阶梯，只有十九节，他就会成为亚古丁王朝的第七任——

“叮！”

阿列克谢·亚古丁愣愣地看着扎到他眼前的箭羽，贴身侍从的身体直直倒在他的脚下。

“再动一步，下一个就是你。”

他听见了小提琴家的声音。是了，那个在假面舞会上拉琴的小提琴家。出乎意料的是这双拉琴的手握着弓箭也同样有力。亚古丁迅速冷静下来，大局已定——他这样告诉自己，大局已定，不要担心。

四分之三的军队在驻守这座城市，剩下的四分之一的一半在清理叛徒，还有八分之一——他相信自己的手下，刚刚的动静，他们会在三分钟内赶来。

三分钟，只要三分钟就好。

小提琴家看起来不动声色，冷汗却从他的额角流下。他不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三分钟应该不成问题。

“我愿意为你提供一个交易。”

阿列克谢·亚古丁松开握住剑柄的手，长剑伴随干涸的血液哐啷一声掉在了地上。他慢慢举起双手，做出妥协的姿态。

“我不知道是谁雇了你，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但是——我可以给你更有价值的东西。你的才华在正统王朝里会有用武之地。”

快了，快了，他的心脏跳动着数着秒数，似乎能够听见自己的铁甲军正在赶来。他抿了抿干涸的嘴角，继续拖延下去。

“我和我的祖先不一样，我会的不止是铁腕，我向你保证——”

塔拉索娃说过，艺术家总是浪漫得愚蠢。

“我向你保证，未来的宫廷里不会再有杀戮。”

话音未落，殿堂的窗户被猛地击碎，玻璃如同冬雪洋洋洒洒地扑在两个人身上。阿列克谢·亚古丁抓住时机，猛地向前一扑，他听见铁甲军和叛军打斗的声音，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掏出匕首，径直划向小提琴家的咽喉，多年的经验能保证小提琴家毫无生还的余地。

然后他被一股力量撞翻在地，冰凉的刀刃抵上了他的咽喉。他几乎绝望地睁开眼，看到金发的青年嘴角有玻璃碎片留下的细小伤口，他比海水更加湛蓝的眼睛里布满了不可置信。

“廖沙？”

一秒的迟疑都是致命的。

卫兵赶来了，朝着金发青年脑后重重一击，他感到那人的体重落在自己身上，重之又重，轻之又轻。

阿列克谢·亚古丁坐在带血的王座上。窗外的阳光照亮空气里的灰尘，旋转着好似芭蕾舞者盛放的裙摆。

铁甲军的统领对着他行礼，命令甲士们把俘虏带过来。他们被铁链串成一串，神情各异，有些倔强的似乎想用眼神把王座上的人千刀万剐，有些颓靡如丧家之犬，有些却平静的匪夷所思。这是微观的众生百态。亚古丁若有所思地扫视着俘虏，看着他们一个个在甲士的威逼在跪下。压抑的惊呼和惨叫此起彼伏，象征着最后反抗者的屈服。

“够了，不要敲碎他的膝盖。”

正在踹向一个俘虏的甲士停了下来，那个俘虏仍然站在跪着的人群里，愤愤地看向新王。亚古丁却不以为意，他会理解的，他想。然后他又扫视了一遍人群，惬意地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地看向统领。

“人呢？”

统领毕恭毕敬地回答道：“我怕他们两个暗藏了武器，带下去单独搜身了。”俘虏里蔓延开一阵微弱的嘈杂。他对甲士比了个手势，两名甲士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新王不自觉变得凝重的眼色，转身下去了。

真是奇怪。阿列克谢·亚古丁想，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他让人把俘虏带下去关押，不要虐待和拷打，给以必要的衣食。他需要收拢民心，让他们认同一个在七年后发动第二次战争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座城市的人民厌倦了战火，以至于愿意用骨子里的血性报复每个夺走了和平的权力的暴君。他又靠在王座上陷入沉思，时间已经接近傍晚了，烛光在暮色里摇晃，他竟然觉得有些困了，昏昏沉沉地陷入半睡眠之中，直到重新打开殿门的声音把他惊醒。

他花了三秒钟的时间恢复清醒，又花了三十秒的时间克制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

他看见了叶甫根尼·普鲁申科走了进来，身后跟着那个小提琴家。小提琴家的脚步有些抖，空箭囊还紧紧绑在背上，几乎用眼神来回剐着自己和前面的金发青年。

“带他下去，给他吃的喝的，把镣铐拿下来，他除了射箭其他差的一塌糊涂，不是个威胁。”新的国王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有说服力。

于是大殿里只剩下了两个人。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的脸上沾了灰，衣服上有血迹，分不清是其他人的还是他自己的。亚古丁突然希望卫兵没有拷打他——但从他干涸苍白的嘴唇看，似乎又不大可能。

想什么呢，他是叛徒的儿子，一直在骗自己。阿列克谢·亚古丁告诉自己。

普鲁申科缓慢的、坚定的抬眼看了他一眼，亚古丁惊觉那双明亮的蓝眼睛里依然装着圣彼得堡的晴天。他还没来得及回神，便看见普鲁申科朝他屈膝跪了下去。

亚古丁吃了一惊。

“我不知道是你，廖沙。”

他的声音远不如外表来的冷静，沙哑中带着颤抖，亚古丁分不清那是疲惫还是疼痛的缘故。但他看起来就和八年前一样，永远的固执倔强，不变的问心无愧，始终是那幅该死的坦坦荡荡的样子。

“我知道你可能不信……但士兵们把事情都告诉我了。但我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我在米申那里长大，父亲只是个模糊的印象。直到八年前有人来接我回去，告诉我我是王朝的继承人。”

他喘息着，直到话音不受控制地破碎。

“对于你的父母，我很抱歉。”

从他的眼神看，阿列克谢·亚古丁知道自己成功地保持外表的冷静。可是他怎么可能冷静？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妈的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他还要装作无辜？

他比谁都知道王座是用鲜血浇筑的，他见过太多的头颅，这让他以为自己已经心如钢铁。

“你说的很对，我不信。”

亚古丁撑着下巴微微前倾，似乎是心满意足地看着湛蓝色眼睛里瞬间破碎的希望，天空变得阴沉了。他没有从王座上起身，好像这一切根本就不值一提，不过是帝国高歌猛进途中的小插曲。

“我知道是你，”他加重了字眼，“你的家族杀害了我的父母，然后你虚情假意的把我从米申那里送走，让我在寒风里挣扎了四天，直到见到塔拉索娃。是你，在这一切发生后若无其事地回到皇宫，坐享你的继承人的位置。”

“我长在这里，我知道这里不存在什么不知道，只存在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蒙蔽自己的双眼，视而不见，为了欺骗。”

普鲁申科紧紧攥住了手腕上的铁链。就算在这般屈辱的情景下，他仍然有着闲庭信步般的气质。他的紧张不过是比武前的紧张，不是俘虏的，即使声音昭示着也不尽是如此。他看着眼前的故人，他在等待。

“你的道歉，我半个字都不信。”

阿列克谢·亚古丁像是宣布死亡判决书一般下了命令。在甲士上前的空隙里，普鲁申科用急促而低沉的声音说道。

“你想征服王位，这不可能。”

他被甲士从地上拖起来，粗暴地拉向门外。可他却执着地看着亚古丁，执着到亚古丁无法移开眼神，也无法忽略他的唇形。

“我可以教你怎么样坐牢位置。来单独见我。”

亚古丁注意到他膝盖跪过的地方有小小的一摊血迹。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在人海里行走。

他感到魑魅魍魉包围着他，他的父母站在高台之上，正在接受主教授予的皇冠。

“不要——”

他声嘶力竭地大喊，却发现自己无法发出一点声音。他试图穿过那些魑魅魍魉，可他们却一层又一层包围着他，冰凉的手臂穿过他的身体，抚摸他的心脏，揉捏他的肠胃，他感到恶心，却无法摆脱。他眼睁睁看着父母头上戴着皇冠，正对着人群挥手。皇冠上突然流下了鲜血，融化了父亲的头颅，扭曲了母亲的面孔，他不断地呐喊，挣扎，一切又都化作无用功。他的眼前只剩下血红色，一切都变得无比恐怖和诡异。

他突然看见了人群里的棕发青年。

“阿列克谢……”

他呼唤着他，惊喜地发现自己能够发出声音了。但青年却越走越远。

不要。他心想。求求你，不要。

“廖沙！”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尖叫着从梦中惊醒。冷汗再次湿透了衣物。晨间的剑伤痛入骨髓，那些医生给了埃德温救治，却没有给他提供药物——显然他是需要被忌惮的那个。

噩梦仍然如影随形，他迷迷糊糊中摸索到墙壁，直觉让他感觉到触碰后猛地发力攻击对方咽喉，却脱力倒在了干草堆上。

“热尼亚。”

他听见有人这么叫他。

“热尼亚，醒醒。”

他睁开双眼。

阿列克谢·亚古丁正屈尊地蹲在他面前。

廖沙没走，太好了。这是他第一个念头，随即伤口的刺痛让他猛地回到现实。

“你在喊我的名字。”棕发的新王说，语气不置可否。

好极了，他都听见了。普鲁申科自暴自弃地想。他索性放松下紧绷的肌肉，就势一仰头栽进了干草堆里。

“是的。你听见了。然后呢？”

亚古丁耸了耸肩。“是你让我来找你的，你说呢？”他又想了想，补上一句，“让我大半夜不睡觉躲开自己的甲士来见一个囚徒，你最好有理由。”

“理由就是你来了。”普鲁申科感到自己的大脑一时半会还无法完全恢复运转，但他决心说点什么，尽管显得语无伦次。“你来了，所以你知道理由。”

廖沙，普鲁申科迷迷糊糊地想，廖沙被自己气笑了。亚古丁勾了勾嘴角，仍然保持着半蹲的姿势也不嫌累，这对自己可不太好。

“你有求于我，对吗。”

这不是一个问句。

“而你有交易的筹码。”

普鲁申科突然找回了清醒的思维，有一瞬间他觉得这很棒，但他又很快觉得这不太好，因为亚古丁在大殿里高高在上的那些画面和话语很快就涌进了他的脑子里。亚古丁怎么会觉得自己有筹码呢？一方是新的征服者，一方是败军，是阶下囚，可比性不言而喻。但他只能放手一搏。

“是的。”

他撑着干草堆坐起来，感到膝盖的刺痛时不可察觉地皱了皱眉头。

“八年前我的父母……夺取了王位，打的是反抗暴政的旗子。他们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政变，百姓没有流血，大臣也少有伤亡。”

他甚至感觉这种方法蠢透了，于是他把目光从亚古丁身上移开，看向囚室斑驳的墙壁。

“我看过记载，那的确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而我的父亲用了一晚上就不流血的取代了旧王，八年来百姓安居乐业，死刑犯仅有三人，且都是前朝的逃犯。”

“而如今你浴血归来，带着你的铁甲军所向披靡，留下满地尸体，你真的以为这个国家会心甘情愿的迎接你登上王位吗？”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一气说完，感到出奇的口渴。他确信自己刚刚揭开了亚古丁的伤疤，可能还在里面搅了一阵子。他在等，他在忍受着安静的酷刑，等国王能在盛怒之下听进去一两句话，让他还能在夹缝里再做周旋。

打破沉默的是国王卷起他裤脚的手，在那一瞬间他几乎要以为亚古丁打算废了自己的膝盖。

“他们没给你治疗？”手掌不算轻柔的覆上皮肤。

“……没。”普鲁申科倒吸一口冷气。他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不管怎样，他的家族命运几乎就决定于这个没有月光的夜晚。

“嗯哼。”阿列克谢哼了一声，听不出感情。“那你说吧，你能给我什么？”

普鲁申科几乎要被话题的转换砸懵，幸运的是他迅速找回了理智。

“如果有一个普鲁申科家族的人来给你担保……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拥立你为新王，各地的反抗军就会按兵观望，你就有时间坐稳王位。”

他偷偷瞄了一眼亚古丁的神色，但对方的脸埋在烛光的阴影下，看不清楚。

“那你呢，想要什么？”

膝盖上的力度加大了，这让他不得不用全身的力气稳住颤抖。这该死的是一场刑讯逼供，绝对是。

“为了证明你是个仁慈的统治者……你不能杀旧王。”

“那你呢？你有没有想过，我可以放过别人，但我也需要立威？我可以不杀旧王，但我需要断绝公然挑战我权威的后患。”

亚古丁突然抬头直直盯着他，双目如隼般锐利，目光炽热的要把他烤焦。普鲁申科终于忍受不住膝盖上的摧残，溢出一丝呻吟。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我知道。”

于是亚古丁以胜利者的姿态靠过来，拨开普鲁申科挡住表情的一头金发——它们在这种时候也出乎意料地耀眼。他细细端详普鲁申科的表情，让细微的动作也无处容身。然后强硬的、不容置疑吻住他的双唇。

阿列克谢以为叶甫根尼会反抗，至少也是躲避，可却感到身下的人除了绷紧了肌肉外毫无动作，似乎默认了自己的吻，也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一样。亚古丁不禁感到一丝愤怒，他刚刚纵容了这个人试探自己的底线，可自己的每一部都被他算计于股掌之中，自己就像个愚蠢的提线木偶。

于是他也要探探这个人的底线，他要撕开他故作淡定的面具，看看下面的人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心。

这个吻对于一个伤员来说过于长了，当他们分开的时候，普鲁申科大口地呼吸着，甚至弯下腰咳嗽了几声。亚古丁突然感到微妙的满足感，他再次坚决而强势地靠近。

“廖沙……”

普鲁申科抬头看着他，面色尚有未褪去的潮红，蓝色的眼睛里因为刚刚的咳嗽蒙着一层浅浅的水雾，但亚古丁仍然无法从其中看见想要的慌乱。

“廖沙，等等……”

他便好整以暇的退开，打算听听他要说什么。

金发青年又低下头，撑着身体努力坐的更直些。镣铐随着他的动作发出一阵杂碎的声响。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亚古丁感到他的脸又红了一点。

“你可能有误解，但我不是这个意……”

亚古丁猛地把他按倒在干草堆上，全然不顾对方蜷起小腿发出的呻吟声，然后他用嘴唇把剩下的呻吟声也堵在了喉咙里。

“我知道。现在，给我闭嘴。”

这是一个疯狂的晚上，亚古丁事后想。普鲁申科出奇地顺从，但却全程咬紧嘴唇不发出一点声音。他下定决心和他较劲，全然不顾那人身上的伤口，硬要从他唇边撬出点什么来。但最后究竟有没有成功亚古丁不记得了，他只记得在一切结束后，他抱着怀里烫的惊人的身体，解下自己的披风给他遮住早就破烂不堪的囚衣。他也记得那双在鲜血与淤青里仍然蓝的惊人的眼睛，带着还未消退的情欲和试探看着他。

“我会考虑的。”

亚古丁冷冷地回答他，没有看他的眼神便转身离开了。他趁着天还没有亮赶回寝宫，一觉睡到了中午，在教堂的钟声里醒转，太阳照在他的脸上。他从来没有觉得这样舒服过。

他就在寝宫用了早午餐，直到有人来敲门。

“什么事？”他问。

“梅德韦杰娃小姐处理好了剩下的叛徒，前来复命了。”

“哦，热尼亚啊。”他想起那个年轻的令人惊讶却才华出众的女孩，不禁嘴角泛上微笑，但下意识出口的名字却让他一愣神。“让她在会客厅等我一会，先给她准备点吃的，她一定饿了。”

阿列克谢·亚古丁把鹅毛笔架好，在扣袖口的时候想了一会，还是给那个人叫了医生。

“昨天晚上有只东瀛的鸟儿溜了进来，我却找不到你。”当阿列克谢·亚古丁走进客厅，叶甫根尼娅·梅德韦杰娃正在和牛排作斗争，头也不抬地闷着声说。亚古丁在她对面坐下，拿起一块面包，等她继续说下去。

“是茹贝尔给我带的消息，他还在赶来的路上，信鸽先到了，让我留意动静。”她干掉了牛排，又搅拌起蘑菇汤，“但监牢的守卫显然认为你家那位被打过之后不是个威胁，几个人喝酒喝的迷迷糊糊，一直等天都快亮了我才得到确切的消息，说刚刚入夜的时候有只鸟儿来过。”

“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伏特加。”梅德韦杰娃学着那些男人的怪像，笑了一声。

而阿列克谢·亚古丁呢，在他听到“你家那位”的时候就陷入了诡异的沉默。

“……你说什么？”过了好一会他才艰难的开口。

“啊？”梅德韦杰娃无辜地眨了眨她的大眼睛，歪着头疑惑地看着他，然后恍然大悟地一拍脑袋，“哦，晚上我不放心，去逛了一圈，看到你的披风了，刚刚我又看到医生匆匆忙忙的跑出去。”

“你只看到了披风？”亚古丁举着面包问。

“我只看到了披风。”梅德韦杰娃举着蘑菇汤回答。

和梅德韦杰娃吃过饭后，亚古丁觉得中午的好心情消失了大半。东瀛的鸟儿——被如此称呼且能在夜晚潜入戒备森严的皇城的只有一个人，他知道他和那个人的关系一向很密切——这可是他的偶像啊。他转念间又想到昨天夜里普鲁申科的顺从，他是为了什么？拖延时间？给他的家族争取绝地反击的机会？亚古丁绕着城墙烦躁地踱步，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了解叶甫根尼·普鲁申科。

是的，他并不了解热尼亚。他们一起在米申门下长大，他贵为王子，普鲁申科却只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乡巴佬，他的父母甚至不给他提供生活费，逼得他只能靠捡破烂换吃的——尽管这招棋现在看来走的实在高明。他是唯一一个能够理直气壮向自己丢雪球的孩子，直到他十四岁的时候忍不住吻了他。没错，自己似乎把他欺负的很惨，可如今看来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他们就维持着这种微妙的关系一直到亚古丁十七岁——普鲁申科十五岁。他还记得那是个安静的夜晚，红月亮的光芒十分刺眼，米申在半夜里得知了政变的消息。普鲁申科连夜把他送出城堡，自己尖叫着被神秘人捉走。阿列克谢·亚古丁在大雪中流浪了四天，最后被塔拉索娃救下。

这就是故事的全部了。在这之前，他不知道普鲁申科的身份，也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热尼亚从来不是一个喜欢敞开内心的人，他只是用沉默对待大部分不公，在必要的时候来上一拳，或者一个吻。

亚古丁认为自己非常、非常不喜欢现在的情况。

“陛下。”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打断了国王的思绪，他感到袖子被轻轻地扯了扯。于是亚古丁微微低下头，看见一个清秀而瘦小的女孩子埋在宽大的斗篷里，小指上戴着布谷鸟的戒指。

“梅德韦杰娃的人？”他小声问。

女孩子迟疑地看了看四周，点点头，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趁着没人注意快速地塞到他手心。

这个孩子小心的过分了，亚古丁好笑地想。

“你做的很好，回去找小姐要奖赏。”他想安抚性地摸摸她的头，转瞬又放弃了这个念头。梅德韦杰娃是个很容易让人忽略她的年龄的天才，他记得当她像这个女孩子一般大的时候已经能把队伍带的相当训练有素了，这孩子显然不如她。于是他便好奇起来这个女孩子到底是哪里吸引了小统领。

“你叫什么？”他问。

女孩子显然没有预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在一阵迷惘后露出害羞的笑容。

“阿莲娜。”她细声说，“阿莲娜·扎吉托娃。”

她的话音还未落，四周突然杀声四起。亚古丁暗叫一声不好，下意识地够向腰间的长剑，在意识到这次一次微服的时候恨不得一头撞上墙壁。这要怪自己，他想，他没有死在热尼亚手上，没有死在叛军手上，现在却要……

没有容他想完身前身后事，他面前的女孩突然动了。她瘦小的身体里迸出惊人的爆发力，瞬间跃至半空，鸦青色的斗篷在空中绽放，像极了一只布谷鸟。阿莲娜·扎吉托娃用肉眼几乎不可见的速度转了三周，第一周切断了最先冲上来的人的脖子，第二周扎瞎了身旁马匹的眼睛，撞翻了一大群偷袭者，第三周割断了马背上人的腰带，取下匕首利落地扔到亚古丁手中，随即稳稳落地，一把抓住国王的手。亚古丁注意到她头发有些乱，手有点凉，但半分没有慌乱。

“陛下，走。”她用一种低沉很多的声音说。

亚古丁任由她抓着自己的手跑过城墙，身后的杀手穷追不舍。他亲眼看见扎吉托娃几乎没有回头地向身后扔出三枚飞镖，例不虚发。

我错了，这是个天才。亚古丁暗想。

他们一路冲过几座拱桥，最后来到了郊区的湖泊。阿莲娜对于城内很熟，抄了许多小道勉强躲开马匹追击。但马蹄声仍然能够隐隐约约地传入他们的耳畔，并且毫不留情地逼近着。

“好吧。”

亚古丁听见扎吉托娃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于是低头疑惑地看向她。

然后不等他反应过来，扎吉托娃抬起脚精准地踹在了他的臀部，亚古丁还没来得及惊呼便一头连人带刀栽进了湖里。

真是见鬼……这是他掉下去前最后的想法。

“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不会游泳？”

梅德韦杰娃的声音……亚古丁想着，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躺在马车上。皇家卫士已经接管了这块区域，四周横着杀手的尸体，血肉的咸腥味不停地钻进他的鼻子里。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留活口？”

“……阿莲娜！”

亚古丁试图支起身体，然后他的臀部传来一阵酸楚的疼痛。

这小姑娘力气真大。

他侧过身体，缓缓坐了起来。

有人看到国王醒了，立刻过来给他递上温水和毯子。他就着侍从的手喝了几口，拒绝了毯子，饶有兴趣地撑着头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阿莲娜·扎吉托娃仍然穿着那件鸦青色的斗篷，脸上有几道划伤，梅德韦杰娃正站在她旁边，皱着眉头替她上药。

看来自己也没有晕过去很久。

“……你以为国王是你怎么折腾都行？你别看他身强体壮，他其实体弱多病的很，其实他就是个——”

叶甫根尼娅·梅德韦杰娃猛地一回头，发现亚古丁正在看着这个方向。扎吉托娃正紧紧抿着嘴唇，见到亚古丁已经醒了，瞬间睁大了双眼。梅德韦杰娃扯了扯她的斗篷，把她一路拖到国王面前。

“陛下。”

她装模作样地行了个礼，全然不顾已经僵硬的阿莲娜。亚古丁以为她要替自己的手下请罪。

“这是阿莲娜·扎吉托娃，我的同门师妹，怎么样，不错吧？”

梅德韦杰娃笑嘻嘻地说，一点道歉的样子都没有。

亚古丁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Chapter 2**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高烧了五天。

在这五天里，他没有做梦，或许是太累，或许是渴望安宁，总之他放纵自己陷入纯净的黑暗里，在没有光和声的世界里安眠。医生来换药的时候总会探探他的鼻息，走的时候给床边的青年人一些叮嘱。

青年人是第二天来的。那个时候医生刚刚清理完普鲁申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勉强稳定了他的情况，这个脸色苍白的浅棕头发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门口，头发还在滴水，手里捏着一张国王的授权书，那张可怜的纸已经皱皱巴巴的了。

“我来照顾他。”青年人说，声音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后来医生了解到青年人的名字叫亚历山大·阿伯特，似乎曾经与新国王有过一段交情。但不合逻辑的是就算是对床上的囚徒，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关心。有一天医生例行来换药，看到他在床头摊了一本书，正在轻柔地念给昏迷中的人听。医生便没有打扰，等着他念完。末了他静悄悄地合上书页，对着医生笑了笑。

“请好好照顾热尼亚，他过的很不容易。”

医生不明就里地答应下来，心里却已经存了上百个疑问。

普鲁申科的身体素质并不差，恢复的很快，到第四天的时候医生向国王报告他随时可能醒来，埋在文件堆里的国王带着明显的黑眼圈嗯了一声算是答应。医生想了想，也不好再说什么，就继续去履行自己的指责了。

事实证明医生说的没错，在第六天的时候，普鲁申科醒了。

“我知道你们俩一直看不对眼，但没想到你们会闹成这种地步。”亚历山大·阿伯特头趴在床头看书，头也不抬地说。

“这不是我有的选的……你不知道？”普鲁申科就着床上的姿势伸了个懒腰，半梦半醒地嘟囔，“这么多年你干嘛去了，萨沙？在山区平定黑帮太忙了吗？”

他们对视了几秒，然后突然一起大笑起来。普鲁申科显然高估了自己的体力，很快就喘不上气地咳嗽起来。萨沙把温得刚好的一杯水送到他嘴边。

“谢谢。”热尼亚小声嘀咕，然后抓住水杯试图一饮而尽，被萨沙及时地拦下来。

“你刚刚醒，不能喝太多。”

普鲁申科不满地发出闷哼，又伸了一个懒腰，这次被镣铐给绊住了。于是他不满地玩弄着那块生铁。

“有没有办法把这东西拿下来？”

萨沙好笑地白了他一眼。“你明知故问？谁不知道你的能力？哦对。”他夸张的停了停，“廖沙不知道。”

他们再次默契地大笑，直到普鲁申科慢慢地恢复了冷静。他蓝色的眸子里褪去了雾气，重新漫上理智与坚定。

“告诉我，萨沙。”他握住阿伯特的手腕，把他近进自己，“告诉我这几天发生了什么。”

亚历山大·阿伯特有些不忍地看着这个前师弟。从他有些虚弱的力道来看，他的身体还很不好，本来就不粗的手腕又细了很多，被厚重的镣铐禁锢着。但就算在如此绝境中，那股倔强还是丝毫未变。

他叹了一口气，估计普鲁申科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主。便先扶着他躺下，尽量使得语气缓和一点。

“我也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是听到梅德韦杰娃的布谷鸟们提到过东瀛。第二天廖沙就遇刺了，据说新来的小布谷鸟为了救他把他踹到了河里，他因此得了重感冒。”

提到这里，阿伯特仍然忍俊不禁，他紧了紧嘴角继续往下。

“廖沙不告诉我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也只能捕捉风言风语。到了第三天，梅德韦杰娃突然被外派，但布谷鸟们仍然留在这里，有传言说国王打算彻查点事情，而那个热尼亚牵涉其中。”

“第四天，国王举行了一场秘密会面。对象只有一个人，没人知道那是谁。”

“第五天……他亲自搜查了一遍你的随身物品，并且把马顿叫来问话。”

他停下来看了看普鲁申科的脸色，对方只是愣愣地看着天花板，没做出什么明显的反应。

“现在是第六天，一会医生要来。”

普鲁申科一直等他说完才开头。他闭上眼睛，呼吸悠长而沉重。

“你是说东瀛的事件之后，他就遇刺了？”

“对。”萨沙说。

“那可不太好。”普鲁申科翻了个身，背对着阿伯特。“东瀛的信是我和羽生结弦约定好的，算是他还我的一个人情债。我希望能告诉家族那边先冷静下来等我争取，但看来遇刺之后他很难相信任何人，毕竟他把亲信梅德韦杰娃都派走了。”

萨沙有些忐忑地揣测他的心理，却不能从他平静的语气里发现一点可供推测的痕迹。

“那也不一定……”他小心翼翼地开口，“或许是他成为国王之后不再需要布谷鸟了。”

“他不需要布谷鸟，可他仍然需要梅德韦杰娃。”普鲁申科说，“他把梅德韦杰娃派走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怀疑布谷鸟本身。毕竟它的创始人可是和羽生有过一段。”

“你是说尤利娅·维亚切斯拉沃夫娜·利普尼茨卡娅？我以为她很早就离开了。”

“她离开的的确早，更糟糕的是她还和我很熟悉。”普鲁申科苦笑一声，“在米申那里的时候，我教她滑冰。”

“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怀疑也怀疑不到那里去。”萨沙用下定论的语气说，试图安慰他。“你总觉得他的行动会归结到你身上，你或许没有那么关键。”

“或许是的。”普鲁申科喃喃自语，“或许是的。”

等到医生给囚徒做完检查并例行向国王汇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金红色的阳光穿透窗户照在大理石桌面上，亚古丁仍然向往常一样埋头在文件里，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当医生推门进来的时候，他终于抬起头看着他。

“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了，烧也差不多好了，只是有点虚弱。”医生想了想，还是决定为这个年轻人做点事，毕竟他的礼貌谦和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好感。“但毕竟是场大病，最好不要受凉，要注意营养，不然很可能留下病根。”

亚古丁点头，示意自己明白了，让侍从送走了医生。他感到一股无名之火窜上心头。这么多天他一直都在浏览布谷鸟的文件，却不能发现丝毫端倪。当他秘密安排了与尤利娅的会面的时候，比他年轻不少的女孩用一种哭笑不得的眼光看着他。

“对于一个帝王来说，你太沉不住气了。”女孩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我没有联系过羽生，布谷鸟也没有隐藏的秘密。”

“你只是无法对热尼亚放心。”

一刀致命。亚古丁心想。于是这次会面就草草终结了。但他多年征战的直觉告诉他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对。他告诉自己这不是结尾，他会揪出背后的人，然后把他千刀——

可万一真的是热尼亚呢？

他有些不敢想下去。随着月光爬上桌面，他仍然保持着握笔伏案的姿势，只是桌上的文件再也没有翻过一页。深深浅浅的墨迹在同一页纸上晕染开，就像战争来临前天边的乌云。

既然文件里一无所获，我就从人下手调查。阿列克谢·亚古丁想。

他要去亲自审问普鲁申科。

他的确也是这样做的。

普鲁申科早上醒来就觉得不对劲，他拨开窗帘让阳光照在脸上，然后下意识地去够床头的水杯。他够了个空。

萨沙不在。

大概是晨起时的猜疑心重，好几种不太好可能性在脑海里闪过。普鲁申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狠狠灌了一口昨天晚上的凉水，在冰冷的刺激中找回了理智。他在床边摸索着，发现半截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的铁丝。

很好。

亚古丁原本是有晨会的，但他特意宣布休息一天，并把阿伯特派去应酬一个漫长而无聊的舞会。他在普鲁申科的房间前面踌躇，盘算着待会的问话，直到地毯被他踩出痕迹。仆人从他身边一茬一茬的走过。他终于下定决心开门走了进去。

迎接他的是蛮横的撞击。

普鲁申科不知道从哪里跳了下来，成年男子的体重瞬间把亚古丁掀翻在地，紧接着就是铁锁合上的清脆的咔嚓声，待他反应过来时，那个金头发的罪魁祸首已经把他锁在了柜子上。

“你闭嘴，听我说。”普鲁申科说，他因为剧烈运动有些喘息，上涌的血液让他脸色有些发红。

然后他驾轻就熟地从亚古丁膝盖的皮套里摸出匕首，抵在他的咽喉。

亚古丁从来没有如此痛恨过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的习惯。

“在你下命令把我再次丢到牢房里或者处决了之前——我还有事情要和你说清楚。”普鲁申科眼神坚毅而倔强，甚至有几分凶狠，似乎是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们靠的很近，近到亚古丁能感受到普鲁申科温度高的不正常的呼吸。

“萨沙大概告诉我了，你应该也预料到了。”他有些烦躁地摸了摸金发，“你怀疑的没错。我确实从牢房里送出了一封信。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发誓，从来没有想过什么阴谋论，更没有试图推翻现在的局面。”

“比如我现在就能够杀了你，但我没有。”

他有些颓然地叹气。

“人民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动荡了，希望你能明白。”

“……米申教给你的。”亚古丁缓慢地开口，“那你写信是为了什么？”

普鲁申科下意识地吸了吸鼻子。他小时候松了一口气的总是这样做，亚古丁想。

“我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这里交给我，他们会得到消息——我承认我确实有私心。但我没有骗你，廖沙，从来没有。”

“那我知道了。”亚古丁颔首，对着镣铐偏了偏头，“别出心裁的方法。”

“只是为了能让你听我说话。”普鲁申科解释。

亚古丁笑了笑，突然屈起膝盖重重顶在普鲁申科腹部。

普鲁申科眼前一黑，几乎晕厥，他不知道是怎么拿住手里的刀的。因为痛，实在是太痛了，像毒虫在侵蚀肠胃，又像被折断新生的羽翼。更何况廖沙这一下来的实在是猝不及防，他只能弓起身子等着疼痛过去。

等神智恢复清明后，他看见亚古丁已经解开镣铐，重新站在他面前，脖子上有道大约是刚刚不小心划出的血痕，正面带疑惑地看着他。

“本来想报复你一下……不至于吧？”他皱着眉头，蹲下来检查普鲁申科的情况，“你刚刚疼的差点杀了我。”

“你应该想到你是个成年人了，廖沙。”普鲁申科恨恨地从牙缝里挤出破碎的语句，“再像小时候那么干是不行的。”

亚古丁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挠了挠头，试图把普鲁申科扶到床上去，但热尼亚向他示意还需要再缓一会。于是两个人一坐一蹲，僵在地上。

如果他说的对，或许是自己方向错了。亚古丁暗自思忖。应该重新找个切入点。

直到敲门声打破了难得的平静。亚古丁道了一声进来，看着身穿布谷鸟的鸦青斗篷的小女孩推开门。

“陛下。”

她看到普鲁申科时明显的迟疑了。

“没事，说吧。”亚古丁示意她无妨。

“铁甲军拦下了那个东瀛人……”她有些不确定地开口，“他逃走了，但扎吉托娃截获了他的信。”

她停顿了一下。

“那里面是皇城的排兵布阵图。”

阿列克谢·亚古丁是皇室的孩子，可他终究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那天，他蹲在地上完整的听了小布谷鸟的报告，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身边人努力克制的呼吸声。亚古丁没说什么，只是沉默地示意小布谷鸟和他一起离开，在门口对侍卫交代了新的命令——除非得到他的亲自允许，谁也不要放进来，包括萨沙。他没有回头看普鲁申科的表情，不知道是不在意，还是太在意了。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不由自主地摸上胸口的十字架。皇宫外的夜晚难得的晴朗，繁星如同细盐般密密地撒满了整个天空，一轮弦月将坠欲坠。阿列克谢·亚古丁不禁想起了他第一次见到叶甫根尼·普鲁申科的夜晚，自己只有六岁，把四岁的金发男孩认成了女孩子。

“笨蛋！我才不是女孩子！我是男孩子！”

对方气呼呼地瞪着他，一点都没有面对王子的觉悟。年幼的亚古丁感到十分新奇，在皇宫里的他是众星捧月的存在，还没有人敢这么对他。

结果在第二天他便因为不好好练习跳跃受到了米申的训斥，金发小鬼在旁边笑的幸灾乐祸。

“你别太得意！我未来会超过你的！”小廖沙恶狠狠的说。

在以后的练习里，他在疼痛和汗水中默念着那个人的名字。他果然进步的非常快，和小热尼亚一起成为了米申门下进步最快的两个学徒。他们把其他人远远甩在后面，并肩跑过雪山里的小道。

“你现在可一点都不像个王子了，殿下。”

在他十岁的时候，一次训练回来，普鲁申科对着满身泥水的他打趣。

“那也轮不到你评价，乡巴佬。”他恶狠狠地回敬。

普鲁申科的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他们扭打在一起，直到米申把他们分开。廖沙的眼睛肿了，而热尼亚的鼻子青了。

“廖沙，你是王子，对平民要大度。”事后米申一边给他上药一边说。现在想来，他总觉得这句话是别有深意的。

他和热尼亚相互竞争，相互挖苦，甚至用有点卑劣的手段相互下绊子，但他不信任热尼亚吗？显然不是。他能把命交到他手里。在塔拉索娃那几年地狱般的训练中，在他用火焰灼烧伤口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普鲁申科。

亚古丁的骨子里或许真的不是贵族子弟，命运打碎了他的骨头，又用战士的骨肉重新把他塑造。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君王。

热尼亚呢？他到底又是什么？

阿列克谢·亚古丁静静地看着掌心的那枚十字架，下定了决心。他把十字架重新放进领口，铁制品的凉意渗入肌肤里。窗外的鱼肚白提醒他天又要亮了。

“让阿莲娜·扎吉托娃过来。”他传令下去，“我要完完整整地，一丝不差地还原她截下那个东瀛人的现场。”

“停。”这就是为什么三小时后当扎吉托娃平平地挥出一刀，王座上的人叫了停。

“你在攻击他的咽喉？”

女孩子点了点头，有点疑惑地停下动作看过来。

“完全相同的角度、力量和速度？”

扎吉托娃再次点头。

“我知道了。”亚古丁疲惫地揉了揉额角，一边感叹这女孩真是完全不考虑留活口的问题，“你回去休息吧。”

多亏尤利娅·利普尼茨卡娅，他对羽生结弦有一些了解。以扎吉托娃目前的身高，这个角度完全无法攻击到羽生的咽喉。再加上尤利娅的信誓旦旦，不禁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牵扯到这件事里来，还只是一个用来障眼的烟雾弹。

毕竟东瀛路远，他们再查也查不到那里去。

这下子又进入了死胡同。他总不能再把布谷鸟的创始人叫来问一问，利普尼茨卡娅从来都不是个愿意随时恭候的人。可之前普鲁申科的坦白……亚古丁几乎感到太阳穴要裂开。

“廖沙！”

大殿外突然传来争执声，他听见萨沙的声音在叫自己的小名。他愤恨的一拍桌子，打算用国王的权威教训这个不明事理的师兄。亚历山大·阿伯特的下一句话却让他如坠冰窟。

“你把热尼亚弄到哪里去了？！”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精准地在卫兵太阳穴上一按，看着对方倒地。

“当一只狮子收敛了所有的愤怒，变得冷静而克制时，他就要发起进攻了。”这是米申的原话，而且是昨天的亚古丁。当听到信里的内容时，只要匆匆离开的皇帝在回头时看他一眼，便能从那双眸子里读出与自己内心中同样的内容，那是同样的疑惑和震惊。

然而他没有。

普鲁申科猫着腰，躲开城墙上的士兵。这片牢狱的构造和曾经关押过他的那片相去甚远，他不得不不慎之又慎。等到他终于躲开所有卫兵来到长廊之下时，冷汗已经浸透了衣服。

生活已经经历过了太多天翻地覆，他绝对不能容忍亲人再次离自己而去。所以他孤注一掷逃出牢笼，来到另一个牢笼解救自己的亲人。

时间容不得多想了，普鲁申科熟练地撬开门锁，对着父亲低声交代了几句。他的母亲已经病了，这代表行程会更加艰难。他要确保即使羽生那里出了什么岔子，莫斯科的血亲们也能够得到消息。他又将一块从官员身上偷来的金条托付给父母，嘱咐他们去换路费。

“快点走。”他说，一面不敢抬头看母亲的泪光，“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他站在灰白的天空下看着父母搀扶着远去，脚步因为虚弱显得蹒跚。眨了眨干涩的眼睛，普鲁申科转身回到入口处探守卫的脉搏，打算估计他们醒来的时间。

脉搏全无。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的心脏疯狂地跳动，用不由自主地颤抖的双手把守卫翻过来去试鼻息，仍然没有半分动静。这不可能，他几乎绝望地想，这八年他从来没有松懈，更没有失手，这不可能。

他迅速抹了一把脸，大脑飞速转动，那些思绪却愈发如乱麻般纠缠在一起。他想到米申，想到羽生结弦，想到亚古丁……直到有一双纤细地手覆上他的肩膀。

“尤金娜。”

他转过头，愣愣地叫出这个女人的名字。这个帝国的通缉犯正对着他温柔地微笑。

“是你干的。”笃定的语气。

尤金娜亲密地用一尘不染的胳膊挽上他沾满汗水和污迹的外套，她穿着用高档天鹅绒裁剪的黑色贴身长裙，头发编成高贵的发髻，看上去就像宫廷里年轻的贵妇人。

“跟我走吧。”她几乎是贴面耳语，“你杀了这些人，亚古丁不会放过你的。跟我走吧。”

普鲁申科任由她挽着自己的手臂，玫瑰花香水萦绕在鼻尖。尤金娜是他成为王子后熟识的第一个朋友，少年心性让他们经历了一段甜腻动人又短如流星的爱恋，后来尤金娜远走他乡，再次出现便是在通缉榜的第二位上。

“谁雇了你？”他盯着墙壁开口，声音有些不稳。

尤金娜叹了口气，带着普鲁申科缓缓往庭院中央走去，那里是唯一有阳光的地方。普鲁申科让她这么做了。

“我的小热尼亚啊……”她吐字如芳，“你为什么不肯走呢？卷土重来的机会总是有的，你的人生不能耗费在这儿。”

一只灰白的鸟儿停在她洁白的肩膀上，她没有赶走它，而是梳理着它的羽毛。普鲁申科认出来这只鸟儿和亚古丁军中的信鸽十分相似，他渐渐从迷雾中梳理出答案。

“给梅德韦杰娃送信的……是你。不是茹贝尔。茹贝尔迟迟到不了皇城怕也不是行军速度的问题。”普鲁申科的蓝眸深邃如海，“你知道我会把羽生的人情债用在这里。安排了刺杀的人和那个东瀛人是一伙的，都是你的安排。”

尤金娜低下头，普鲁申科知道这是她被猜中心思之后的反应。他定定地看着她。

“为什么？”普鲁申科问，“为什么你这么执着于策划这一切？不，不，你没有这个资源。是谁雇佣了你策划了这一切？不可能是我的家族，他们做不到。你背后的人又是谁？”

“我只是想让你离开这个鬼地方！”尤金娜突然歇斯底里起来，普鲁申科惊讶地发现她黑葡萄一样的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你不肯走，你明明知道这不是绝路，可你就是不肯走！”

“……尤金娜。”他只好把她拥进怀里，安抚地拍打她的脊背。“因为米申对我说过，我们追求的是和平，不是无谓的战争。”

“可和平不是一切！”

尤金娜在金发男人的怀中啜泣，渐渐平静下来。然后她突然抬头看着他。

“对不起。”她的声音如断线风筝般微弱。

在他们身后，大门突然敞开。阿列克谢·亚古丁带着他的铁甲军赶到了。

普鲁申科看见尤金娜吹了声口哨，她肩膀上的信鸽转瞬消失在天际。她转身，带着微笑撞向了甲士手中的利刃，黑色的裙摆划出一道弧线。

“傻子。你走了，可我们还是要赢的呀。”

在尤金娜的胸膛被长矛贯穿时，普鲁申科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对自己的遗言。

**Chapter 3**

普鲁申科在亚古丁的皇宫里度过了自己的二十三岁生日。

出乎意料的，被当场抓获后迎接他的不是牢狱之灾。甲士们只是把他带到了之前的房间里，房门常年闭着，一日三餐样样俱全。甚至在这天早上，亚历山大·阿伯特又重新回来了。

“如果我没记错，今天是你的生日。”萨沙若无其事地笑着，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盒子，“生日礼物，不用谢我了。”

普鲁申科感到出乎意料，又不十分惊讶。他接过盒子，在精巧的镀金锁上轻轻一弹，锁扣在咔哒声中弹开，露出一个精巧的十字架。他把十字架托在掌心，十字架顶端坠着一段银链。

“我到米申那去的唯一的随身物品，后来弄丢了。”普鲁申科看着掌中的物品说，然后抬头和阿伯特对视，“你从哪里找到的？”

“不谢谢我？”阿伯特把手中提着的伏特加放到桌上。

普鲁申科看着对方的眼睛，有一瞬间萨沙觉得他眼睛里盈满了泪水，但定睛看他并没有，那双眼睛还是一如既往地表面上风平浪静。

“谢谢。”

他认真、缓慢地说，抚摸着十字架顶端的银链，轻轻解开套索。随后转身背对着阿伯特，将十字架比在胸口的位置。

“介意帮我个忙吗？”普鲁申科问。

亚历山大·阿伯特替他在颈后把项链固定住。普鲁申科伸手去够那瓶伏特加。

“不行。”阿伯特猛地打开他的手，“医生说你不能喝酒。”

金发男人不满地瘪嘴。“那你带来做什么。”声音里透着小小地不满。

“留到你能喝的时候。”萨沙拿出严厉的师兄样子说，突然感到一阵没来由的心悸。他不知道在下次变故来临之前，这个前师弟还有多长时间可供他恢复。于是他妥协了。

“就一口。”

“就一口。”普鲁申科笑了，本来不小的眼睛眯成一条缝。阿伯特狠狠瞪了他，自暴自弃地拿过两只酒杯，徒手拧开了瓶盖。

“厉害！”金发男人装模作样地吹了声口哨，幅度夸张地鼓掌。

事态在第一杯酒后就失去了控制，普鲁申科一杯接一杯地喝，阿伯特也放弃了拦着他。他们沉默着，几乎带着自虐的心情把酒往喉管里灌，感受着一路向下的烧灼。很快酒瓶就见了底。普鲁申科的酒量一如既往地差，显然已经醉了，他举起瓶子狠狠甩了两下，然后生气地扔在了地上，玻璃在地毯上碎成几块。

“没有了！”他红着眼眶瞪着地面。“都没有了。”

萨沙还只是微醺，一时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你带了酒来，你试图瞒我什么事。”脑子还是该死的清醒。“你的演技太差了，萨沙。”他迈着踉跄的脚步，一头栽在阿伯特身上，金发里弥漫着伏特加的醇香。

“你看，天又黑了。”普鲁申科侧头指着天空正中的太阳。“怎么又黑了，不是才刚刚天亮吗。”他又疯狂地捶打眼前男人的肩膀，力道大得让萨沙几乎感受不到肩胛骨的存在。

“廖沙呢？我为什么在这儿？他为什么不在？廖沙是不是在骗我，他要让米申放弃我！”

酒精让亚历山大·阿伯特费了平时几倍的冲动才没有讲出徘徊在口边的真相。他揪住普鲁申科的金发把他从身上剥下去，又把他拖到床上。年轻人几乎在沾到枕头的瞬间便陷入了深沉的睡眠。

他至少还有一个晚上可以安睡。萨沙如释重负。

他实在无法告诉普鲁申科他的母亲被发现死在城墙下，他父亲的外套盖在女人灰暗的身体上，人早已不知去向。

当天晚上阿列克谢·亚古丁打开房门，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囚徒趴在床上睡得正香，亚历山大·阿伯特坐在床边，双手交叠撑着下巴，眼神是化不开的凝重。

“你告诉他了？”亚古丁问。

“没有。”阿伯特没动。“如果你想杀他就快点动手，这些事情他不需要知道。”

亚古丁叹气，站到他身后。

“你不信他会杀了守卫？”

“我不信。热尼亚不会干那种事情，米申把他教的很好。何况那个女人是个通缉犯。”阿伯特说，“有脑子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这说不通。”

“这对元老们说得通。”亚古丁感觉到自己的语气有些强硬，“他们说的对，这件事拖得太久，是了结的时候了。东瀛人身上的信，死去的守卫，他的父母……这对他们来说都是证据。”

“你知道真相不止这些。”阿伯特回敬。“如果你想找出真正的威胁，现在还为时太早。”

“如果我不有所行动，明天整个元老院都会成为我的威胁！”亚古丁生硬地说，“我也有我的难处。”

萨沙回头瞥了他一眼。

“或许你一开始就应该答应他，不要犹豫。等你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你对一个新上任的首领要求太高了。”亚古丁说。

“我敢保证库里克站在我这边。”阿伯特看见亚古丁不说话了，“尤利娅·利普尼茨卡娅领导布谷鸟的时候也只有十六岁，比你小快十岁。”

“这不一样。”亚古丁说。

“对于羽生结弦和普鲁申科来说，是一样的。”萨沙站起来拍了拍裤子，“明天能把马顿从音乐宫里放出来吗？音乐能转移他的注意力。我觉得他可能看上了你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正在自得其乐呢。”

他没有等亚古丁回答，又说：“我要回去睡觉了，陛下你自便吧。”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的处决被定在三天后，罪名是叛国和谋杀。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他淡淡地“嗯”了一声，便继续剥开手中的橙子。

埃德温·马顿在他生日的第二天就来了，手里还拿着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他把琴拿给普鲁申科试了试，这把天价的提琴在热尼亚手里只能发出悲惨不堪的锯木头声。

“音乐宫是个好地方。真希望能常驻那里。”马顿用向往地神情感叹，收获了普鲁申科的一个白眼。

他给普鲁申科拉琴，从天鹅拉到托斯卡，从教父拉到艺术家的故事，最后拉了一首热情澎湃欲潮叠起的曲子，听得窗外的侍从侍女忍不住丢下托盘亲吻起来。

真是一对爱侣。普鲁申科心想。他突然很庆幸消息传来的时候马顿并不在房间，尽管他晚上来的时候还是哭红了双眼。

“热尼亚。”他抽噎得说不出话，“热尼亚。”

普鲁申科只好安慰他，仿佛上刑场的不是自己。

“这是最好的结局了，没有人受伤。”他试图也说服自己。但仍然捕捉到马顿脸上一闪而过的迟疑。

“怎么了？”他问。

马顿摇了摇头，再次颤颤巍巍地架起小提琴，拉了一首《卡门》，只是高潮的地方被他换成了尖利刺耳的高音。等他放下琴，已经显得平静了许多。他给热尼亚一个大大的拥抱。

“既然这样，他们今晚就都别想睡觉了。”

他拿着琴出门了。于是整整一晚，皇宫都被小提琴家制造的噪音填满，反反复复都是一首《卡门》的调子，只是高音低音不停地换。直到凌晨三点，萨沙猛地踹开房门，问马顿在哪里，普鲁申科笑着摇了摇头。凌晨五点的时候，琴声终于在朝阳中停了下来，马顿被人发现在槐花树下，不知道是晕倒了还是睡着了。

亚历山大·阿伯特握住普鲁申科的手，低头说不出话。

“艺术家们总是有独特的发泄方式。”普鲁申科故作轻松地调侃，“天还没有亮透，你可以在我这睡一会。”

“热尼亚。”萨沙突然郑重地说，“我们走吧。”

走？已经走不掉了。自己做出的选择，无论对错，木已成舟。他拍了拍萨沙的肩，像是在和老朋友道别。

“我想麻烦你帮我我给米申带个口信，就说谢谢他。”他想了想，“家族的据点就算了，你不知道有利于你的安全。如果可以，请你看顾好马顿，不要让他待在皇城了。”

他又思索了一会，加上一句。

“谢谢你，萨沙。”

处决是正午时分，太阳正好照在石柱上。守卫们为他沐浴，给了他一顿丰盛的午餐，但普鲁申科丝毫没有食欲。他甩开了守卫的手，自己走过这个生活了八年的城市。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贵为王子，从来没有仔细地看过圣彼得堡街道和房屋。此刻他才觉得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美，甚至和米申那里山脚下的小镇有几分相似。

《圣彼得堡三百年》。他突然想到，他要告诉马顿可以以这个名字为题创作一首曲子，如果他还有机会的话。

他们已经来到了广场中央。出乎意料的是，围观的百姓并不是很多，似乎并不忍心看着又一个牺牲品的逝去。普鲁申科最后一次环顾四周，太阳照在他的金发上，像是新加冕的王。他扶着石柱跪下来，膝盖碰到光滑的大理石地面。

行刑官开始计时，有人推着他的后背，那条十字架项链从他的衬衣内垂了出来。

三。

应该把十字架留下的，他有些后悔。

二。

有人捂住了嘴。刽子手举起了刀。普鲁申科闭上眼睛。

一。

寂静无声。

他睁开眼睛。忍不住回过头，看见举着刀的刽子手愣住了。

他前面站着一个红衣少女，圆圆的脸，眼睛像是贝加尔湖的湖水颜色，一头金棕色的半长头发绑成小巧的马尾。他认识她。圣彼得堡没有人不听说过布谷鸟的传说，也没有人不听说过那个神秘的红衣女孩，他们说她是来自地狱的天使，又是来自天堂的恶魔。她兼具上帝赐予的善良和恶魔馈赠的狠毒。

尤利娅·维亚切斯拉沃夫娜·利普尼茨卡娅冲着刽子手歪了歪头，眨眼间就闪到普鲁申科面前，拉住他的手臂。

“这个人在我的庇护之下。”她说，“有问题找上帝去。”

普鲁申科浑浑噩噩地被利普尼茨卡娅拉出了广场。太阳仍然挂在半空中。刽子手和行刑官只是在他们身后傻傻的看着，守卫里更没有人出手。虽然尤利娅看上去半分攻击性，仿佛不过是次友善的交流。可没有人敢去亲身试验红布谷鸟传说的真假。尤利娅一直拉着他走到僻静处，她松开一直紧握普鲁申科手臂的手，跌坐在墙角的木质轮椅里。轮椅发出摇摇欲坠的嘎吱声，应该是已经老化了。

“你……？”

普鲁申科确信自己眸中的惊讶显露无疑，因为尤利娅很快就回答了。

“我们很幸运，两年前的事故让我左脚不能再行走。真正的打斗我不再是他们的对手。”她弯下腰在墙角的砖头上敲了敲，露出一条地道，她推动轮椅，并示意普鲁申科跟上。

“你为什么要救我？”普鲁申科忍不住问，他犹豫了一会，还是决定不帮她推动轮椅。他们孤独的的脚步声回荡在地底。

“你的十字架。”尤利娅头也不回的回答，他下意识看向颈间。“现在的布谷鸟已经不知道了，梅德韦杰娃也不清楚。但布谷鸟起初创立的时候是以项链为信物的，无论主人是谁，都会得到布谷鸟的保护和忠诚。还有，你教过我滑冰。”

“可这是我母亲的项链，布谷鸟创立不过短短几年。它曾经丢失了，萨沙刚刚把它作为生日礼物给我。”

尤利娅在一处转弯停下，弯腰向前够去，在墙壁上摸索着。“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你只需要知道它救了你的命。”她找到了机关，用力一按，墙壁向两边分开，露出一间不大的屋子来。

“回答你的好奇，我们现在在皇城的脚下。”尤利娅微笑，“千古真理，最危险的地方永远最安全。”

普鲁申科跟着她走进屋子，墙壁在身后合上了。他陷入了纯粹的黑暗中，直到尤利娅生起壁炉里。火堆。突如其来的光明让他忍不住眯起眼睛。

“我只能吓住他们一时，元老院很快就会搜捕你。我想你也不愿永远躲在地底。”尤利娅在火光中转过身来，对着他俏皮的眨了眨眼睛，那一刻神情就像个小女孩，“希望这八年没有把你变成养尊处优的贵公子，你之前的表现可不那么令人满意。”

“我不得不瞻前顾后。”普鲁申科说，“我的父母还在监狱里，我只能尽可能地拖延，寻找转机。”

“现在你不用了。”尤利娅从罐子里倒出牛奶，递给普鲁申科。“而且你原先的路已经走不通了。”

他抿了一口饮品，出乎意料的新鲜。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尤利娅又把轮椅转到墙边，在柜子里翻翻捡捡。

“那我该怎么办？”杂物的声响里，普鲁申科神使鬼差地问。

“向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咨询意见？回到据地，继承王位。”尤利娅·利普尼茨卡娅简单地回答，“然后不杀亚古丁。”

“这行不通。”他下意识地说。

尤利娅回头继续拨弄火堆。“根据我的线报，西边的威尔伯爵和北边的兰比尔大公都有意支持普鲁申科家族。只要你敢放手一搏，亚古丁还有理智，就会考虑谈判。”她把新砍的柴丢进火堆里，火苗瞬间蹿了上来，“剩下的就看你的能力了。”

普鲁申科沉默，然后他还是有些迟疑地开口。“你能不能……”

“不能。”尤利娅干脆地打断，“我也做不到，羽生结弦是我的过去，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说过，原来的路走不通了。不过我还认识一些人，能够送你出城。”

她侧头端详金发青年的面部神情，突然有些好笑的摇了摇头。

“别再让我们失望了，这不是你。”

普鲁申科开始觉得这一切都十分可笑，自己从最初就对亚古丁让步，放纵他的侵犯，甚至连一个尊严的死亡的机会都放弃了，而竟然从未想过反抗他。如今他在这间地下室里躲藏，甚至不如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来的果断。

他本来才是王子，如果没有亚古丁的插足，国家的未来会在他的手里繁荣昌盛。

“好。”他下定决心，“我反击。”

**Chapter 4 – 第二部分 西伯利亚**

当北边的领主，冰雪之王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再次见到圣彼得堡的皇帝阿列克谢·亚古丁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年。

尽管这三年的时候对于普鲁申科短的如同一个有点长的梦，他也能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他的关节因为长年征战于冰雪患上了风痛，牵连了脊背和膝盖的旧伤。这些伤病不断地提醒他时光的飞逝，但他仍然坚持在马背上，他的将士从来没有见过王红肿的膝盖，更没有见过他因疼痛而皱眉。

但这些是确确实实的存在着的。

这是代价，他告诉自己。跳跃的体术本就是以耗费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就像亚古丁手下那些小布谷鸟，几乎没有人能撑过二十五岁。更何况他还要带兵征战。

而他已经二十六了。

亚古丁看上去则稍微好一些。他生活在圣彼得堡，比起北边，那尚是一座有阳光和温暖的城市，塔拉索娃的训练尽管残酷，却不如跳跃那样伤身。他还有成群的侍从和专业的医师。尽管如此，普鲁申科仍然能从他的眉眼里看出三年时光流过的痕迹，它们黏附在国王的每一根鬓发上，每一个眼神里。他有些疲惫，已不像刚刚占领皇城时那般意气风发。

“我们需要一份和平条约。”亚古丁沙哑地说，长途跋涉就算于他也是相当的体力消耗，“我以圣彼得堡的皇帝的身份来到这里，以彰显我们的诚意。”

普鲁申科看着他，他坐在会议长桌的令一头，和亚古丁就像是隔了一整个冬天。

“你们的条件呢。”他说。

“你们需要让兰比尔在国境西边的边境线撤退。作为回报，我们也会解除对阿瑟堡的包围。”亚古丁犹豫了一下，“并且撤销对你的通缉令。”

“你知道我已经不在意那个了。”普鲁申科说，状不可闻地叹息着，“并且，阿瑟堡安置的是军人家属，他们大多数人已经逃离了包围，并没有军事价值。”

亚古丁看着面前挺直了脊背的男人，他的嘴唇紧紧抿着，这是疼痛的表现，亚古丁想。一个亲自带兵打仗的长官总是有伤痕的，他自己就深谙这点，也同样知道治疗和知难而退的重要性，但长桌对面的人显然不明白。

“我们可以再把防守的军队向后撤退三十里。”他只能进一步做出妥协。

三年在绝境里的征战早已让普鲁申科褪去了当初的青涩，所以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沉默着，等待着亚古丁的动作。

他现在就像一只守候猎物的鹰。亚古丁想。他在等着我投降，然后蚕食我的骨肉。

“再开放边境贸易线，放开粮食交易。”又一次的妥协。

普鲁申科没有表态，他只是合上身前的文件。“我还要考虑。”他说，然后接过侍从递来的毛裘，动作自然的好像天生的王者。

在他走出军帐的时候，他碰到了叶甫根尼娅·梅德韦杰娃。

“热尼亚。”梅德韦杰娃向他打招呼。

“热尼亚。”他也用同样的名字叫回去，梅德韦杰娃低头笑了两声。

“最近怎么样？”他问她。

“还不错。”梅德韦杰娃开始回答，然后又小声说，“也不太好。”

“小布谷鸟都长大了，而我的身体已经不如她们。”她撩起袖子给他看手臂上纵横交错的伤疤，“下一辈很快就要取代我咯。”

“我才二十一岁！然而我已经在谈下一代了。”她自嘲地大笑了起来，又很快不笑了，声音有些苦涩，“不过跟你比起来，我又能算什么呢。”

普鲁申科知道她这样的原因。当布谷鸟不再有用处的时候，她们很容易失去君王的信任，而她们又知道太多的秘密。

“我在考虑退休后去教小女孩。”梅德韦杰娃耸了耸肩，“但我又觉得不忍心，亲手把她们推上这条路。”

普鲁申科站着听她说完，两个人就这样在风雪中对视。

“对不起，让你听我在这里唠叨，你一定有更重要的事。”她对普鲁申科展颜一笑，伸出一只包裹在手套里的手，“祝你好运。”

“你也是。”普鲁申科与她握手，然后在侍从的陪伴下走进更猛烈的风雪里。梅德韦杰娃在他身后偷偷抹去泪水，眼神仿佛看透了这二十一年的时光，她纤细的身影站在北风里，就像是洪流中顽固的竹枝，倔强而徒劳地抗拒着奔腾的江流。

当天晚上，亚古丁在后花园里找到了普鲁申科。金发男人正坐在北风风口，似乎丝毫没有感受到寒意。亚古丁几乎要被突如其来的冲动冲昏了头脑，这三年来他病入膏肓般疯狂地思念这个人，他渴望拥抱他的身体，亲吻他的金发，描摹他嘴唇的样子。他无法忽略自己内心涌动的情感，尽管他是如此害怕，害怕这份猜测被坐实。

他走上前去。

“阿列克谢·亚古丁……”普鲁申科留给他侧面的剪影，轻声道，“你以为在你干了那些事后，在我拥有这一切之后，我们还能一切如昨？”

他表现得却是如此言不由衷。普鲁申科凑过去吻了亚古丁。

这个吻好像打开了神秘的开关，又好像堤坝里久蓄的洪水突然倾泻而出。亚古丁一把把他按近自己，仿佛失去理智般回应。他们激烈地争夺着主导权，即便在寒风里依旧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亚古丁能够尝到血腥味，分不清是普鲁申科的还是自己的。唇齿交缠间，他睁开双眼，落入那双栗冽如雪花的眸子中。

他僵住了。

“怎么了？”普鲁申科从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意味不明的笑意，“怕了？”

亚古丁觉得愤怒，他恨自己，也恨前面这个永远藏在面具下的人。他一脚踹向普鲁申科的肩膀，对方踉跄着后退，但没过多久又扑了回来，用更大的力气一拳锤在他的胸腔下方。亚古丁感到胃里翻江倒海，就势把普鲁申科掀翻在地。

他们在雪地里翻滚，头发和衣服上都落满了雪花，雪花在衣服里融化成雪水，湿透了衣领。最后还是亚古丁更胜一筹，他把普鲁申科牢牢压制在身下。对方眼里的寒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化开了，只是狠狠瞪着他。

这个眼神和二十年前的热尼亚如出一辙。

“你赢不了我的，热尼亚。”廖沙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第二次开始了漫长而火热的吻。普鲁申科试图把他从身上推开，最后也屈服在吻里汹涌的情感下。廖沙试探着去解对方的衣服，没有遭遇什么反抗。他毫不犹豫地长驱直入，听见对方压抑在嗓子里的闷哼。

“叫出来。”他亲吻着男人太阳般的金发，“叫出来，热尼亚。”

他的热尼亚却猛然翻身，整个人坐在他身上。他的脸上布满了水迹，头发也湿透了，神态好似发狂的野兽。亚古丁感到头发被撕扯着，胸前不断传来啃噬的刺痛。这个人疯了，他甚至有些开心的想，自己赢了。普鲁申科歇斯底里地在他身上动作，似乎不再能感受到疼痛，又似乎是享受疼痛本身。他们在夜半的冰原上释放，月光轻柔地把他们拢入怀中。

“廖沙。”最后他倒在棕发男人的胸口，声音沙哑且悲伤。“廖沙。”

他又恢复了那幅冷若冰霜的样子，从亚古丁身上站起来。亚古丁注意到他的动作丝毫没有停滞和迟缓，他穿上外衣，动作高贵优雅如同天鹅振翼，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第二天在谈判桌上，亚古丁又见到了普鲁申科，他穿着一件高领羊绒衫，金发自然垂落。

“后撤三十里，贸易，还有阿瑟堡。”他把钢笔放在吸水纸上，“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谈了。”

“我想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亚古丁阴沉着脸，试图读出点什么，“阿瑟堡，或者边境和贸易，只能二选一，多了对我们太不公平。”

普鲁申科把玩着笔盖，套上去又扯下来，不厌其烦。额发下的表情颇为玩味。“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可以商议的事情。”他说，“如果你们不同意，谈判就无法进行。这不会就是圣彼得堡所谓的诚意吧？”

亚古丁几乎能感受到身边茹贝尔的怒火，他安抚性地拍拍他的手背。不动声色地看着长桌对面的人。“如果不想让谈判陷入僵局，你也要拿出诚意。”

普鲁申科懒洋洋地后靠在椅背上，收紧了白色的大衣。他侧过头，神色无辜而友善。“你看，陛下。”他慢悠悠的开口，“我们愿意停止对乌兰乌德的进攻就已经彰显了诚意，不然整个贝加尔湖此刻已经在我的控制之下。”他看向窗外难得出来的太阳，“今天天气这么好，谈判陷入僵局也太煞风景了。你不会放任这发生的，对吗？”

亚古丁干咽了一下，这是他在成为新王之后第一次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即使面对元老院的质疑他也能从容地对答如流。他确信这不是自己能力的问题，而是对面的人，他是叶甫根尼·普鲁申科，是热尼亚，而胸口的刺痛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昨晚发生的一切。或许普鲁申科能做到熟视无睹，但他不能。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想先回去用午饭。”他生硬地回答，“我们会在下午给你答复。”

普鲁申科挑了下眉，没有反对。亚古丁走出会议厅，突然有人拉住他，不顾公众之下对他耳语了几句。

“让她来见我。”亚古丁说，情不自禁地露出这些天来第一个真正的微笑。

阿莲娜·扎吉托娃比起三年前已经换了一个人，加上亚古丁并不能经常见到他，此刻在一片纯白的北方里，包裹在黑衣里的阿莲娜便和那个小女孩对比更加鲜明。她长高了不少，变得冷静和成熟，深棕色的长发在脑后盘成紧紧的、朴素的发髻。见到亚古丁，她简单地地点了点头。

“陛下。”她说，举手投足间俨然有了布谷鸟二把手的风范。

亚古丁示意她在桌旁就坐，她拒绝了。

“很快就好。”她说，递给亚古丁一卷羊皮纸，“库里克说他已经谈好了，这是答复。”

“你看过了吗？”亚古丁随口问，为了更好地执行任务，布谷鸟有随时查阅任何文献的权力。果然扎吉托娃也没有遮掩。

“看过了。”她明了地回答，“但您仍然有最后的决策权。”

亚古丁对她画蛇添足的陈述感到有些疑惑，但并没有特别在意。他展开羊皮卷，映入眼前的是库里克消瘦有力的字体。

“致阿列克谢·亚古丁，圣彼得堡的王，我与兰比尔大公详谈数日，已达成合意。”他小声念出信的内容。既然扎吉托娃放心在这里见面，那就不用担心有隔墙之耳。

在与普鲁申科见面前，他便委托库里克先行前往西边会见兰比尔——这个在皇宫里没有任何正式官职的师兄是他自认走的最高明的一步棋。因为知道普鲁申科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他更要同时做好两手准备。亚古丁啜了口新烧的茶，继续往下读，眉头却越皱越紧。

“……要求给封地完全的豁免权，免去二十年的进贡。”这没有问题，“将北边的森林和其中的林木划至领地内。”这也没有问题，“让子孙接受和皇族同样的教育。”

“……交出五年前杀害了丹尼斯的凶手，也就是叶甫根尼娅·梅德韦杰娃。”亚古丁的声音不自觉的微弱下去，他感觉到手有点发抖。于是他放下羊皮纸，干咳了两声。阿莲娜·扎吉托娃全程都沉默着。

“这是最好的条件了。”她恰到好处地开口，声音出奇地平静，“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不行。”亚古丁感到心脏超负荷的跳动，“这是过河拆桥，在利普尼茨卡娅之后……”

“热尼亚已经不如往昔，您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扎吉托娃说。

“阿莲娜！”亚古丁自己也被突然拔高的声调吓了一跳，“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告诉我真话。”

女孩倔强地抿着嘴。“那时她才十六岁，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不想这么做的，丹尼斯也没有想过。”她怔怔看着亚古丁，“我也是，我们都是，我不想让她走，永远也不想。”然后她低下头看着掌心被冰刃磨出的老茧，“但我们没有选择，这点陛下你应该更清楚。”

阿列克谢·亚古丁觉得懊恼，他可以拒绝这份协议，他本以为阿莲娜的抗拒会让这个举动更加水到渠成。但阿莲娜的理智不断提醒着他另外一种可能——他可以争取到兰比尔，他可以赢过普鲁申科。

于是他假装没有看见女孩眼中闪烁的泪光，更假装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尽管他的语言已经说明了心中的忐忑。

“让梅德韦杰娃过来。”

普鲁申科关上房间的门，吩咐侍从不要放任何人进来，然后闭着眼睛慢慢坐在沙发上，缓了好一会才艰难的弯腰去解下战靴。

疼，实在是太疼了。他可以在亚古丁面前保持着冷静，可整个夜晚的疯狂唤醒了早就麻木的痛觉，新上重叠着旧伤，刺痛酸疼不放过每处肌肉和关节，尤其是他的脊椎，几乎已经不能承受上半身的重量。所以他才会在亚古丁面前倚在椅背上，故意表现出傲慢的一面。从对方的反应看，这场戏大获成功。

他试图背过身去解腰带，但手臂不听使唤地拒绝向后伸展。倒吸了一口凉气，普鲁申科缓缓把搭扣拉到身前，用还算灵巧的手指解开了它。他让大衣自由地从肩膀上滑落，卷下扎得脖子发疼的领口，露出难以描述的红痕和淤青。

混蛋。他咒骂。

正在这时，房间的门咔哒一声开了。普鲁申科几乎从原地跳起来，慌乱中胡乱摸索着沙发上的大衣。

“如果你还不想让脊椎报废，就好好坐着。”亚历山大·阿伯特靠在门边挖苦他。

他松了一口气。“麻烦你把门关上。”

阿伯特放下抱着的手臂，转身合上房门。他在房间四周打量了一圈，时不时敲敲打打，最终得出结论。

“你把房间装修成西伯利亚的风格还是没变。”

“这就是西伯利亚。”普鲁申科指出。

“但房间里不非得是。”萨沙好笑地说，“我奇怪了很多年了，你成天看着白色，不觉得别扭吗？”

普鲁申科正拿着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的药膏往脖子上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顿了顿。“我喜欢。”他说，然后取出纱布在脖子上粗暴地缠了两圈。萨沙第一百零一次叹气，走过去抢过纱布。

“我总算知道你的伤疤都是哪里来的了。”他把不安分的金发男人按在椅子上，“如果你不想在脖子上也留下，就乖乖坐着。”

普鲁申科不动了。

“你昨晚又是一晚上没睡。”萨沙挑起他脖子里的碎发，“你和亚古丁——鬼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他就算了，你又何必每次给自己找罪受。第二天挣扎着起床的又不是他廖沙。”

萨沙把纱布绕了一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不过不这样，就不是廖沙和热尼亚了，对吗？”他戏谑地看着普鲁申科，“要我是个小说家，我的故事绝对是最好的。复仇，爱情，背德……所有的畅销元素我都能信手拈来。你们绝对是世界第一模范剧本。”

普鲁申科瘫在椅子上，他有点想笑，但又怕牵扯到腰部的肌肉。于是只能拼命克制住上扬的嘴角，深深地吸气。

“去床上吧。”萨沙看着他抽搐的嘴角，相当无奈地说，普鲁申科难得打算听话，只是不巧地被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

“陛下，我知道不是时候。”他的传令官焦急地说道，“但我刚刚得到消息，兰比尔大公从西部撤军了！”

普鲁申科脸色一凛，三步并作两步打开房门，看见传令官跑的通红的脸颊。

“圣彼得堡的王说要重新谈判。”

这次泰然自若的人变成了亚古丁。

他毫不见外地吩咐侍从端上伏特加，一点一点喝完杯里深棕色的液体，满意地常舒一口气。

热尼亚虽然不会喝酒，挑酒的品味却向来靠谱。

亚古丁看见普鲁申科掀开帘子走了进来，他并没有让阿列克谢等很久，只是脸色不善。亚古丁装模作样地站起来迎接他，向他伸出一只手。

“我们见面的速度比想象的要快。”他眨了眨眼睛，“希望这次能够达成协议。”

“你这是两面三刀。”普鲁申科尖锐地指出，没有同他握手，而是径直走到对面坐下，“我以为圣彼得堡还有基本的诚信。”

“我曾经也以为你在向我提出建议的时候也会遵守诚信。”亚古丁满意地看着对方脸色突然变得五味杂陈，“看来我们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对吗？”

普鲁申科没来得及放松超负荷的肌肉和关节，坐在椅子上的动作有些僵硬，他庆幸斗篷足够宽大，能够挡住他并不自然的姿态。他很快恢复了冷静，微微眯起蓝眼睛，像是在打量亚古丁的神情。

“今非昔比。”他说，“我们几乎可以避免战争了，而你，阿列克谢·亚古丁，却将战争推回了起点。”

亚古丁仿佛没有听到指控。

“我们现在不是坐在谈判桌上嘛，热尼亚。”他轻柔地说，“和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你愿意随机应变一些。”

普鲁申科没有回答。一时大厅里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和窗外寒风的呼啸，太阳格外刺眼，照在大理石桌面上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

“你让兰比尔撤军了。”普鲁申科打破了沉默，质问，“怎么做到的。”

亚古丁无懈可击的神情突然出现了裂缝。“斯蒂芬本来就与我关系不错。”他冷漠地回答。“他只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现在决定纠正这个错误。”

他不敢确信自己的语气真的听起来足够具有说服力。但我不需要说服自己，亚古丁想，我只要说服普鲁申科就够了。

于是他接着说。“兰比尔和威尔的关系你也明白，既然兰比尔已经不再站在你那边，你觉得威尔的同盟能维持多久呢？”他敲了敲桌子，“单单你的兵力还不足以威胁到我的国境。”

普鲁申科的眼神让人捉摸不定。“条件。”他说。

“那要看你能给我提供什么了。”亚古丁说，“兰比尔撤军后西边已经没有包围圈了，城内的兵力足以歼灭你的部队。”他知道这其实有点夸大其词，“西伯利亚的领土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价值。我并不需要你的物资，但你却离不开我们的粮食。”

“我们可以做出让步。”普鲁申科表示，“但我的手里仍然握有军队。”

“我明白。”亚古丁看着普鲁申科戒备的神态，“我只是想告诉你，阿瑟堡已经投降了。”

普鲁申科斗篷下的双手猛然紧握。阿瑟堡的兵力虽然不足以抵挡包围圈，但占据地利的优势也不至于这么快便倒戈。他的父亲作为将领已经暗中修建地道，在敌人发现之前暗中运送出了一大批老弱病残的军人家属，城中军事力量相当可观。

这太快了，这不合理。他想。有一个猜测在心中逐渐成形。

“这就是你带来梅德韦杰娃的原因。”他说，“布谷鸟本来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我应该注意到的。”

那天梅德韦杰娃向他展示刀疤的时候，有一道伤口是新的，还正在愈合，但他因为思绪太乱并没有放在心上。

“你派她先来，暗中截断了阿瑟堡的信报，以此为由拖延时间，以便争取兰比尔。”

这么说，那些所谓逃出来的家属——根本没有人见到过。普鲁申科后背已被冷汗湿透。

“我安置了他们。”亚古丁看透了他的想法，“没有无辜者会受伤。”

普鲁申科发现自己在一个中午间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优势。在离谈判开始的这段时间里，他甚至不知道接到的情报有多少是真，有多少是调换的。西伯利亚的苦寒注定了无法建立密集的消息网，这原本会是亚古丁的劣势，但这个比他大两岁的男人却把这变成了致命一击的武器。

是自己太急躁了。他有些后悔，本来应该再仔细理智的，三年时间去动摇三百年的帝国根基，本来就是天方夜谭。

他多希望自己能放肆地憎恨亚古丁。

你赢了。亚古丁从那双再熟悉不过的蓝眼睛里读出来，你赢了。

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达成协议。亚古丁先行回去了，普鲁申科一个人在会议厅里坐到深夜。两天没有休息过的大脑仍然十分清醒，不断的在眼前重演着三年里的一点一滴。亚古丁本来不会赢的，他想。他几乎就做到了，用三年战胜三百年。如果他有足够的粮食，他甚至可以不需要兰比尔的支持。这是一场赌局，关于利益和人情的对弈，而亚古丁最后的赌运要稍微好上一点。

这不是他的错，他已经做到了最好。

“热尼亚，如果你还想搏一把，就他妈给我去睡觉。”他隐隐约约听见萨沙说。

“热尼亚！”

真的是萨沙。亚历山大·阿伯特正站在他的对面，用一种孺子不可教的目光瞪他。他把自己缩在斗篷里，抬眼看着阿伯特在月光里的剪影。

“想办法把谈判搞定，要不就给自己想想退路。”阿伯特烦躁地揉了揉头发，“前提是不要在明天的会议上晕过去。”

普鲁申科看着远方，月光在他的眼睛里变得柔和如水。“你知道吗？”他问，“库里克的事情。”

“我向你发誓，我半点都不知道。”阿伯特举起一只手，“那个混蛋两个月前突然跟我说有急事，就音讯全无了。多亏我还担心了他那么久。”

“我应该预料到兰比尔的联盟并没有那么值得信任，但我也不怪他。”普鲁申科听起来十分平静，“他也有整个领地等着他做出最有利于人民的选择，而显然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我不是。”

他习惯性地握住脖子上的十字架，这让他感到安心。只是这次普鲁申科却突然想起来了什么事，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萨沙。”他问，“这个十字架，是谁给你的？”

亚历山大·阿伯特肉眼可见的一激灵，然后他坚定地把普鲁申科推向房间。

“相信我，这是你需要知道的最后一件事。”

**Chapter 5**

亚古丁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感冒了。

他在平原上生活了太多年，西伯利亚的高海拔和稀薄的空气让他一开始就觉得不适，只是这种不适在几天后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他今天早上头痛欲裂难以起身的罪魁祸首。

于是圣彼得堡的王就这样闭门谢客了，谈判被不定期地推迟。躺在床上的亚古丁一边努力忍受着针扎般的头疼和酸软的肌肉，一边咽下一碗又一碗难以下咽的药汁。他忍不住有些佩服普鲁申科起来，竟然能在第二天早上若无其事地出现在谈判桌旁。

他似乎传染了贴身侍卫，小伙子在下午也病了个七荤八素。阿莲娜·扎吉托娃接替了他贴身侍卫的职务，她守在床边，不厌其烦地给他递上各种各样的药品和食物。

“可以了。”当亚古丁看到不知道是第几碗黑乎乎的汤水，他忍不住说，“我感觉好多了，或许不用吃药了。”

“医生说要，陛下。”小姑娘固执地端着碗，“而我不介意喂你。”

亚古丁认命地接过药碗一饮而尽。

“普鲁申科那边有什么动静吗？”他嚼着蜜饯问，“一无所知的感觉真不好。”

“据我所知还没有。”扎吉托娃把碗收在一边，“半天的时间，不够马匹跑个来回，况且今天又下雪了。”

亚古丁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便放任自己把昏沉的脑袋放空一会。扎吉托娃起身打算去拿冰袋，他突然注意到她右手的小拇指还空着。

“戒指。”他指出，扎吉托娃回头看着他。

“你没有戴布谷鸟统领的戒指。现在那是你的职责了。”

“哦，那个啊。”扎吉托娃假装不在意的说，她刻意避开亚古丁的视线，“我还不习惯，而且这里是普鲁申科的地盘，戴着它太扎眼了。”

亚古丁一清二楚背后的原因，只是不忍心挑明。他突然觉得胸闷，不知道是什么引发的。扎吉托娃背着他整理床铺，肩膀有些颤抖。

“你不愿意相信她回不来了。”他最后叹了口气，换来小姑娘的一记带着泪水的眼刀。他觉得这个眼神似曾相识，三年前的晚上热尼亚眼里也有着相似的光，他当时以为是月光太亮。

“你烧糊涂了。”扎吉托娃把冰袋按到他额头上，动作竟然还算轻柔，“再睡一会。”

他便神使鬼差地真的睡了过去，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见热尼亚叼着冰棍在夏日里叫他，他笑的很甜，他的金发是第二个太阳，比天上的那个还要灿烂。他们穿过集市，被人流挤来挤去，慢慢地他听不见热尼亚的声音了，他猛地回头，发现热尼亚早就不见了。

阿列克谢·亚古丁在嘈杂中醒来，他看着窗外高悬的太阳和化了大半的雪，感到一阵迷茫。扎吉托娃不在房间里，他赤着脚下地，把房门拉开一条缝。

“快去告诉陛下！”他听见有人大叫，“西边的国境被夺取了！是内贼搞的鬼！”

“是谁？”亚古丁站在门口问。

那个传令官看到了他的帝王，他跑过来，在亚古丁三步远的地方跪下。

“是米申，陛下。”他喘着粗气说，“是阿列克谢·米申。”

他记得自己几乎是冲进了普鲁申科的寝宫，扎吉托娃不知道从哪里出来试图拦住他，被他一把甩开。他踹开房门，发疯一般地拉住普鲁申科的领子，把正在伏案小憩的人掼在墙上。

“你，是你。”他恶狠狠地说，“你们是计划好的。”

普鲁申科却笑了，撑着下巴看着亚古丁。“只许你联系兰比尔，就不让我联系米申？”他轻蔑地勾起嘴角，“你睡了两天，看来醒的正是时候。”

亚古丁突然感到脱力，他松开手，普鲁申科理了理衣领的褶皱，收起了戏剧性地表情，恢复成他惯常的样子。

“我并没有和米申串通，如果这是你想知道的话。”他在桌子上坐下，顺手把文件捋到一旁，“我只比你早五分钟知道这个消息，相信我，我和你一样意外。”

亚古丁知道他没在说谎，该死的他就是知道，而这让他更大为光火。因为他觉得上帝仿佛站在这个男人那边，毫不厌倦地一次次毁掉自己精心的准备，他是幸运儿，而自己只是个弃子。

“你也不用太担心。”普鲁申科神色淡漠，“米申也不一定会站在我这边。我已经有十一年没有见到他了，而你知道十一年一个人能变化多少。”

亚古丁把桌上的文件又移了移，就势坐在他身边。“你现在有筹码了。”他低头看着掌心的纹路，“说说你的条件吧。”

“哦，廖沙……”热尼亚轻轻叹了口气，他们离的很近，亚古丁甚至能感到温热的呼吸喷在脖颈上。“我不想趁人之危，但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先把阿瑟堡还给我们。你现在有一大堆烂摊子，可能也没有精力管理它。”

真是狡黠的猫。亚古丁想。但他不知道米申的目的是什么。据他所知，这位曾经的强者已经数十年没有走出过他的堡垒了。米申对于他来讲如师如长，可他仍然记得塔拉索娃对米申的评价。“没有良心，不知廉耻，不择手段。”鉴于自己在塔拉索娃身边的那么多年，无论如何也是普鲁申科的胜算更大。

“我马上就让他们撤军。”亚古丁闭上眼睛，他也的确需要兵力支援国境，“你还要什么吗？”

“让扎吉托娃回去吧，你不是还有其他布谷鸟吗。她有更重要的事情做。”普鲁申科突然毫无来由地说，“让她顺路经过一下兰比尔的领地。我有东西要给他。”

“……你都知道了。”亚古丁良久才开口，“你总是很讨这些女孩子们喜欢，毫无理由地。”

“那是你需要反思。”普鲁申科无情地批判，“想想她们才多大。不过我看那个亚历山德拉·舒索娃就很不错，你需要人的话可以把她叫过来。”

哪有给敌军出谋划策的，亚古丁腹诽。但他还是表达了同意，虽然在他看来，这并不能算是一个条件，所以他继续问。

“还有呢？”

“还有？”普鲁申科看着他，似乎有些惊讶，然后他笑了，这回是分明的狡黠了。他从脖子里掏出一个贴身的十字架，对着亚古丁晃晃。“还有，是谁给我的这个？廖沙？”

亚古丁差点没在心里问候萨沙的祖宗十八代。

该死的他绝对是会错意了。亚古丁绝望地想，是的，他是给了热尼亚这个十字架，他也的确不想让他死。所以他假意答应元老院，同时让萨沙把这个信物交给了普鲁申科。可是他丝毫不想热尼亚最后割据一方和他平起平坐，一点也不想，他只是想让他活着，仅此而已。

尤利娅·利普尼茨卡娅真是可怕，他想，以后绝对不试图再利用她了。

“是我。”他自暴自弃地说，然后看着普鲁申科的表情变化莫测起来。他看起来比亚古丁还要惊讶。

“真的是你？”他问。

亚古丁觉得自己一定是病糊涂了，居然上了他的套。他恨不得把一分钟前的自己勒死，让真相烂在肚子里。

普鲁申科突然靠过来，把十字架贴在亚古丁的胸口上，金发挠得他颈间发痒。他透过十字架感受着亚古丁的心跳，诚挚地、真心地看着亚古丁的眼睛。

“谢谢你。”他说，“这是我欠你的。”

亚古丁没有告诉他，在他被塔拉索娃收留之后，他曾经偶然回到米申的故地，在集市上的草堆下发现了这条项链，自此他一直贴身戴着，从来都没有摘下。

他多么希望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下午两三点，正是太阳最温暖的时候。热尼亚靠在他的胸口，他忍不住伸出一条手臂环着他。十字架贴在热尼亚的掌心，廖沙的胸口，被体温捂得温热。他们的呼吸平静悠长，空气中充满了下午茶甜腻的气息。

他多么希望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然而他们都是英雄，都是王，而王不见王的传说已经是亘古不变的诅咒。当天晚上热尼亚收到了一封承载着礼物的信，而廖沙也得到了新的消息。这份礼物太过贵重，没有人能在梦寐以求的理想面前却步，无论是热尼亚还是廖沙，都一样。

第二天，阿列克谢·亚古丁撤回阿瑟堡的军队，匆匆结束了谈判。他日夜兼程地赶往南边，要去见一位对他至关重要的人。

亚古丁很快见到了塔拉索娃。圣彼得堡的王卑微地向这个富态的银发女人屈下膝盖，亲吻她手上的戒指。这个没有伴侣也没有后代的女人慈祥地笑了，示意亚古丁起身，这个徒弟是她的心血，也是她所有的一切。

“廖沙。”她抚摸着亚古丁的面颊，“你长大了，你现在看上去像个王者。”

亚古丁也在看着这个五年未见的女人。是她用鲜血和疼痛塑造了现在的他。“还有五分钟你就自由了，但你要做到完美。”她对他说，于是他一次次从刀尖上跌倒又爬起来，直到成为征服刀尖的人。

你是征服者，你要学会征服。这是塔拉索娃的信条，是她给亚古丁留下的烙印。他的先天不足阻止了他在体术上的成就，但在塔拉索娃这里，他仍然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到达顶峰。

“听说西伯利亚有些小麻烦。”塔拉索娃拉着他在马车里就坐，给他一罐打开的姜饼。

“是的。”亚古丁并没有什么胃口，但为了老师还是拿了一块，“我没有及时解决好，让您失望了。”

“我的廖沙永远不会让我失望。”女人充满深意地看着他，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我的廖沙会爬起来反击，告诉他这是谁的天下。”

亚古丁单调地咀嚼着姜饼，感到味觉似乎丧失了。塔拉索娃突如其来的约见绝不仅是友好的寒暄，他明白她有所图谋，或许是为她自己，又或许是为了她的廖沙。

“你在想我此行的目的。”塔拉索娃目光锐利，“你在想我能提供给你什么。”

“是的。”在老师面前，他没有必要遮掩。

塔拉索娃凝视着亚古丁不为所动的表情，他的确长大了，也变得更加沉稳和理智，成熟到能够被托付过去和真相。她决定把自己知道的和盘托出给这个成了帝王的孩子。

“我能给你真相。”她说，枉顾亚古丁一闪而过的迷茫，“关于那次刺杀，尤金娜，还有阿列克谢·米申。”她看上去并不在意这些词句在亚古丁的心里掀起的惊涛骇浪。

“当然。还有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她的目光投向飘动的车帘外，马车正缓缓驶过宁静的村庄，“有些人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能骗过所有人，甚至是自己。”

当时的阿列克谢毫不知情这些真相会对他造成怎样的影响，也对一千里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他到最后才明白，他从这时开始就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他被迫背着荆棘前行，成为时代洪流里无辜的牺牲品。

在塔拉索娃从容不迫地讲述过去的时候，一个金发男人来到了露西亚西边的国境。他戴着藏青色的贝雷帽，修长有力的躯体包裹在同样深色的牧装下。他向守卫点了点头，掏出证件来。守卫正惊讶于一个男人竟然能有如此夺目的金发，草草检查了证件便打开了门禁。男人很快融进了人流里，等到守卫再次反应过来他没有陈述来意的时候便消失不见了。

“随便一个人，能有什么影响。”守卫想着，看到领队正在检查，努力站得更直了些。

这就是普鲁申科如何秘密见到米申的。老人看起来早已料到他的到来，他诧异地打量了叶甫根尼的装束，紧紧拥抱了他。

“我知道你会来，也知道你的疑惑。”米申习惯性地双眉紧皱，眼神却十分平和，“请坐吧。”

普鲁申科摘下帽子坐在米申身旁，伸出双手烤火。

“你得先告诉我。你是怎么骗过守卫的。”米申说。

“我三年前逃出城的时候，尤利娅给我准备了证件。”普鲁申科又想起了那个轮椅上的女孩，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觉得你应该还来不及在纸张上做大的变动，只要底气够足，士兵一般不会仔细检查图案。”

米申赞许地点了点头。

“你来的比我预计的要晚，这里三天后就会开始戒严。”他说。

“为什么？”普鲁申科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要夺取这里的城市？”

“因为总要有人来做啊。兰比尔撤军了，我就只能代替他咯。”米申轻描淡写，“不然你在亚古丁面前就处于完全劣势。”

“可你没有兵力。”

“威尔借给我了，前提是他要退出这场斗争，我不许找他麻烦，哼。”米申撇了撇嘴角，“果然他不愿意与兰比尔为敌。”

“这是我与亚古丁的斗争。”普鲁申科不解，他松开栓着思绪的绳子，任凭直觉飞散在心中，“您不应该也不能帮助我的，这与原则相悖。”

米申的表情难得放松了，他脸上的褶皱也因此在火光下显得更加明显。“傻孩子。”他的语气就和叫“热尼亚”时一样，“你以为这只是两个人的斗争，对吗？”

“我不明白。”

“你和阿列克谢，普鲁申科和亚古丁，甚至是米申和塔拉索娃。”米申叹了口气，“已经过去太久了，久到让人足以忘却，但它们仍然是相互联系着的。直到命运把我们重新纠缠在一起。”

米申拨开他的前襟，勾出那个十字架。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能命令布谷鸟吗。”他问。

普鲁申科摇头。“因为亚古丁命令创立布谷鸟的时候是以他为信物的？”

“不。”米申说，“布谷鸟的创立人并不是尤利娅·利普尼茨卡娅，像大家以为的那样。”

“布谷鸟原本也不叫布谷鸟。创立它的是你的姐姐，这支小队的目标只有一个。”

米申看着他，神色渐渐狠戾。

“把王朝交到他原本属于的人手里。”

**Chapter 6 – 第三部分 圣彼得堡与鲜血**

阿莲娜·扎吉托娃站在湖边，她穿着大红色的斗篷，从头裹到脚。她的身后是银装素裹的树林，没有风，也没有太阳，叶子上的落雪就这么沉静着，好像时间也停了下来。她沿着湖边漫步，留下一串孤独的脚印。

轻柔却冰冷的风吹动她的斗篷和额前的发丝，扎吉托娃蹲下来，掬起一捧晶莹的雪。她把双手按在心口，雪渐渐化了，浸湿了深红的斗篷，看上去就像是深色的血迹。她保持这个姿势了很久，远看去仿佛凝结成湖边艳丽的红莲。然后她抬起双眼，棕色瞳孔里倒映着灰白的天际。

当她从马背上跃下的时候，被告知叶夫根尼娅·梅德韦杰娃死于正午。她来晚了一步。

她不怪兰比尔，只知道每只布谷鸟身上背负的血债都足以让她们承受地狱的业火，所以她反而感谢他的仁慈。她只是感到很累，甚至不想开口说话。普鲁申科的信件被她按时交付，紧接着她便在侍从的指引下来到这片湖边，没有人阻拦她。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河水在脚下流向远处的群山。

你说要顺流而下去看贝加尔湖的蓝冰，所以就不愿意再见我了吗？

阿莲娜擦去脸上咸湿的液体，魔怔一般地与地上的树根较劲。树根咔擦一声断裂了，她抹去双手上的鲜血，鲜红的液体蹭到了同样通红的双眼上。树根旁的积雪在她的动作下纷飞，露出一个反光的物件。她定睛看了看，颤抖着伸出手。

那是一个戒指，简单的银圈，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

她总是嘲笑梅德韦杰娃没品味，把看起来像是结婚戒指的饰品戴在身上。“这样就没人敢追你了。”她总是嘲笑她。梅德韦杰娃会笑着弹她的额头，催促她去练习。

阿莲娜试图把戒指戴到手上，但对了几次才对上。用力地握住手指，这样她就能感受到冰冷下残存的体温和气息，这样梅德韦杰娃就还在她的身边。她觉得天边的朝霞仿佛火光，把过去的种种烧得粉碎。

“我们没有选择。”她想起自己对亚古丁说的话，“这不是她的错。”

现在我有了。她想。现在我已经完成了任务，我不欠任何人的了。只要我想，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阿莲娜·扎吉托娃猛地起身，毅然向着远方走去。如果有人能看到少女脸上的神情，就会发现其中的温柔已经被消耗殆尽，留下的只是冷峻的冰雪。她纤细的身姿就这样立在天地之间，坚毅得能撑起整个天空的重量。

在天空尚没有全亮的边陲小镇，普鲁申科从梦境中醒来。他一向有早起的习惯，近期饱受伤病的折磨更是无法安眠。米申听见了他的声音，从隔壁过来把他按回床上。

“难得的机会，孩子。”米申说，“再睡一会。”

普鲁申科躺回枕头上，意识却出奇的清醒。米申看着那双不肯闭上的蓝眼睛，摇了摇头最终是妥协了。

“好吧，那你至少要再躺一会。”

他在床边坐下，替普鲁申科揉捏膝盖。普鲁申科的膝盖是老伤了，自幼超出身体负荷的练习造就了他非凡的技巧，也带来了伤病。米申为了让他好受些，就经常在火旁替他揉捏膝盖，这能让他感到放松。

普鲁申科长舒了一口气。

“这么多年了，你没有好好保养。”米申带着斥责的语气说，“我告诉过你，旧伤是会积累的。”

“这不是你不在嘛。”普鲁申科无意识地拖出长长的尾音，“我没有时间，太麻烦了。”

米申瞪了他一眼，手下却放缓了力道。

“你昨天说布谷鸟的创立是为了……”普鲁申科舒服地伸展了一下，“为了夺取王位，但你还没有告诉我原因。而且我甚至不知道我还有个姐姐。”

昨晚的热尼亚出乎意料的冷静，多年的征战让他学会了控制情绪。米申讶异于他的成长，不知是该欣喜还是该心疼。

“人们叫这个王朝为亚古丁王朝，但八位皇帝并不是血亲。”米申缓缓开口。

“这个我知道，但这和布谷鸟有什么关系？”

“你的父母并不是夺取皇位，他们只是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米申停下动作，眸色深邃，“在七十年前的革命里，阿列克谢一世因为残暴的统治被推上了断头台。内政大臣迎来皇族里唯一的成年男性——皇后的表弟继承皇位。因为元老院不喜欢这个平民出身的皇后，他的表弟便改姓亚古丁，谎称是远方亲戚——这也成就了那次臭名昭著的同族联姻的故事。”

“原来是这样。”普鲁申科若有所思，“这段历史在记载里总是过于模糊。”

“为了遮掩真相，第四任皇帝修改了历史。他是皇帝的长子。原本在他登基前，他答应让亚古丁家族幼年的后嗣继承皇位。”

米申停下了动作，看着叶甫根尼的眼睛。“热尼亚，你要冷静。”

普鲁申科从床上撑起身子。

“这个后嗣为了逃避新王的追杀，一路逃向西方。他寄宿在一个没有后代的小贵族家里，这个贵族的姓是普鲁申科。”

“……你是说，我是一个亚古丁？”他不敢相信那样残暴的基因竟然会流淌在自己的血液里。他觉得父母口中的和平都是谎言，而自己的也过去也不过只是精心织造的梦境。

“你不是。”米申说，声音低沉，“你是叶甫根尼·普鲁申科，让人变得残暴的也不是血统，而是权力。

“但这本应该是你的皇位。”

“这本该是他的皇位。”亚古丁喃喃地说。

塔拉索娃站在弟子身旁，漆黑的湖水在他们面前延展开。亚古丁脚下是干枯的落叶，它们在靴底发出最后无谓的呻吟。塔拉索娃拉起弟子的手，感到他的掌心布满冰凉的汗水。

“这不是任何人的皇位，这是强者的皇位。向前看，廖莎。”塔拉索娃将亚古丁的视线引向远方的树林，“圣彼得堡的王座上坐过很多人，他们有不同的发色和口音，脾气迥异，但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强者。”

“上帝让你坐在这里，就说明你有资格获得这一切。”她感到弟子掌心的肌肉逐渐放松，“上帝也给你守住这个位子的考验，你应该向他证明你不负所望。”

亚古丁缓慢地抽离了掌心，他走到离湖水更近的地方。这样湖水看起来就不是纯黑色了，而是泛着光泽的墨绿。他挑了一截树桩自顾自地坐下，身边是融化了一半的旧雪。

“我以为我在实现正义。”他说，塔拉索娃不出意外的发现他的眼眶已经有泛红的趋势，“我想复仇，我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而你现在告诉我，我所相信的都是错的。”

塔拉索娃走到他身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告诉我，什么是真相，廖莎。”她命令道。

阿列克谢·亚古丁皱着眉头。“真实发生的事？”他不确定，“被隐藏的事实？”

“都不是。”塔拉索娃说，“真相就是人们选择相信的东西。”

“在过去的十一年，叶甫根尼·普鲁申科选择相信自己是篡位者的孩子，这是他行动的原因。”她不容置疑地告诉他，“你选择相信这是你的皇位，这造就了你行动的正当性。你们所相信的，就是你们所成为的。”

亚古丁感到一阵说不上来的不对，但他选择了沉默而不是反驳。或许我很原因相信老师的话，他心想，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为过去的一切再找辩白的理由，现在和未来也变得理所应当了。

“强者征服。”塔拉索娃最后说，她抚慰着弟子的肩膀。亚古丁的本能叫嚣着他需要好好休息。于是他和塔拉索娃回到马车旁，却看到马车旁已经空无一人。他的神经警觉起来，迅速够向腰间的剑柄。身后的塔拉索娃轻声叫了一声，一把匕首神不知鬼不觉地抵上她的后脑。

“我来辞职。”阿莲娜·扎吉托娃把布谷鸟的戒指丢到亚古丁脚下，用命令的口吻道，“告诉我布谷鸟的秘密。”

“我知道的和你知道的一样多。”亚古丁说。

“我问的是她。”扎吉托娃向着塔拉索娃一偏头，浮现出意味不明的笑意。

亚古丁的额角淌下冷汗，他知道布谷鸟的行事风格，这更让他感到恐惧。塔拉索娃却出奇地淡定，她甚至转身面对着小姑娘，对那句“不许动”熟视无睹。

“你想知道什么？”她问。

“一切。”

“我总要找个地方开头。”塔拉索娃不紧不慢地说，“你这样会让我为难的，小姑娘。”

扎吉托娃犹豫了一下。“整个皇城都知道尤利娅·利普尼茨卡娅三年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救走了普鲁申科。”她问，“为什么。”

“因为我的廖莎太过心慈手软。”亚古丁感到背后发寒。他的老师什么都知道，他应该明白的。“但我选择原谅他。”

“详细点。”扎吉托娃逼近了两步。

塔拉索娃看起来相当胜券在握。”布谷鸟只认信物不认人——当然，你们已经不明白这一点了。“她很快读懂了小姑娘眼中的疑惑，”普鲁申科脖子上的十字架，是布谷鸟的效忠对象。“

“红布谷鸟是创始人。”扎吉托娃相当机敏，很快发现了不对，“我以为她不会为自己设定的信物所束缚。到现在不过几年时间，我们也不可能不知道。”

塔拉索娃终于表现出了惊讶，她用赞许的眼光看着阿莲娜。“很好。”她的语气就像在给学生上课的教师，“你发现了，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布谷鸟并不是尤利娅创立的。”

“这不对。”亚古丁忍不住插话，“在尤利娅之前，我并不认识什么人。”

“要不你以为她为什么会对你效忠？我想应该是她看到了你的十字架，并告诉你它的作用了的。”塔拉索娃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然而你在那次事故之后，为了确保能够全面掌握布谷鸟，选择对下一代隐瞒信物的事情。”

“不要扯开话题。”扎吉托娃喝止了他们的对话。

于是塔拉索娃停下来。她看着小姑娘眼睛，对她一字不差地复述了那段历史。亚古丁发现扎吉托娃拿着匕首的手一直很稳，但眼中的震惊和自己如出一辙。

“普鲁申科有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姐姐，当他们的父母决定计划夺取皇位的时候，这个只有十三岁的小姑娘决定创立一个组织——一个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护普鲁申科家族的安全，为他们所用的组织。她在开始做的显然还算不错，用她妈妈的十字架做了信物，来确保组织不会为他人所用。但她还是太小了，不管她纠集了多少无家可归的小女孩来壮大势力，最终这个十字架被普鲁申科带去了米申那里，又在他弄丢之后的五年被你机缘巧合地捡到。他的姐姐早就死于叛乱了。尤利娅作为继承人，只认这个十字架。是她第一次把布谷鸟带到了公众面前，所以你们都以为她是创始人。”

“可是您告诉我布谷鸟应当为我所用……”

“我告诉你的，是你需要知道的。”塔拉索娃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看来，你做的不错。”

“所以我们成立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你却教他把我们用于杀戮。”扎吉托娃眸色晦涩不明，亚古丁内心暗叫不妙。他还没来得及拔出腰间的宝剑，扎吉托娃便用肉眼几乎不可见的速度猛地一刺，下一秒他的眼前便被铺天盖地的血色充斥。

“老师！”他声嘶力竭地大喊，眼睁睁看着塔拉索娃在眼前倒下。亚古丁冲过去接住老师倒下的身体，拼命按住正在向外涌血的伤口。他的眼睛如同发狂的野兽，死死瞪着正在不慌不忙地擦拭匕首的扎吉托娃。

“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而我对某个人发过誓言，不会伤害你。”扎吉托娃冷静地看着他，“现在走，她或许还有救。”

亚古丁把塔拉索娃抱上马车，骏马在他的拼命驱使下疾驰。阿莲娜·扎吉托娃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几乎看不见的红点，隐匿在层层叠叠的树林里。

叶甫根尼坐在瞭望塔上，人群在他脚下来往，马车溅起尘沙，仿佛诉说着边陲的荒凉。米申就布防的事忙了很久，他们有几天没有好好见面了。亚娜给他送来了西伯利亚的消息——一切安好，这个强干的女人告诉他，不用急着回来，后方有她安顿。

他度过了三年中最清闲的几日，白天偶尔会到花园里练习跳跃，但往往过不了几分钟就会被米申赶回去养伤。有时下午实在无聊，他就会坐在瞭望塔里——反正也没有人拦着他，看人来人往。他曾经旁敲侧击地问过米申今后的打算，但老人都巧妙地扯开了话题。

至少现在，他只能确定米申想帮自己解围是真，但在他的图版里，西伯利亚和这几座小镇的归属仍然成迷。他表明皇位归属于普鲁申科，但对于军事实权的态度却十分暧昧。

普鲁申科敬重这位如父亲般的老师，并愿意将生命交给他。但他仍然不敢完全相信他。

他花了很多时间来消化米申告诉他的事实，后来发现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他似乎把自己想的过于脆弱了。普鲁申科对真相接受的很好，出乎意料地好。

“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的路早已注定。”他在给亚娜的回信里写道，这个女人在第二封来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不用担心我，等我探明情况后便速回。”

信鸽从瞭望塔里很快地飞走了。他眺望着灰色的羽翼，直到它消失在米申的军旗后。普鲁申科突然觉得有些饿了，于是他走下层层叠叠的台阶，试图到厨房给自己找点下午茶。

突然一个东西撞到了他怀里，他定睛看了看，迅速地把小东西从地上扶起来。

小女孩瞪着圆溜溜地大眼睛看着他，不哭不闹。

“你叫什么？是谁家的孩子？”普鲁申科有些意外，他蹲下来问她。

“索拉菲玛。”小女孩抹抹鼻子，奶声奶气地回答。“我妈妈在厨房做监工。”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快去找你的妈妈。”他拍拍小女孩的脑袋，小女孩点点头，飞一般地跑了。经历了这么个插曲，普鲁申科也觉得对下午茶没了什么兴趣。他沿着原路折返，一路悠闲地逛到花园里。边陲的花很单调，只有一两种，颜色又是僵硬的暗红。只是今天多出了一个反光的东西，静静躺在花丛中央。他弯下腰去捡。

“那是我的东西。”普鲁申科抬起头，看见索拉菲玛正站在阳台上看着他。“可以还给我吗？”

“当然可以。”他回答，顺便看了眼那个饰品，然后僵在了原地。

那是一枚布谷鸟的戒指。

他听见身后传来噔噔噔的脚步声，索拉菲玛跑下了楼。

“索拉。”他问，并不指望能得到答案，“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的？”

小女孩伸出胖嘟嘟的小手。“姆妈给我的。”她奶声奶气地说。

“姆妈？”普鲁申科仍然握着那枚戒指，“你的姆妈是谁？”

一片落叶飘到他脚下。

“普鲁申科先生？”一个卫兵小跑着经过他们，他停下脚步，有些戒备地看着他，“有什么问题吗？”他又看向索拉菲玛，“索拉？”

“没有问题。”普鲁申科说，他把戒指还给小女孩，她把戒指收进胸前的口袋里。

“普鲁申科先生捡到了我的戒指，叔叔。”索拉菲玛把小小的手掌交到卫兵的掌心，卫兵又狐疑地回头看了眼普鲁申科，牵着小女孩走远了。

他感到奇怪，但暂且压下了这种预感。已经有好几天没能和米申交流了，西伯利亚需要他回去，他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耗费在这里，即使米申也在。

他没怎么费力便找到了米申，他在会议室里坐着，桌上堆着凌乱的文件，看起来是刚刚开完会议。米申抬头看见普鲁申科，显得有些意外。

“我告诉你要好好休息。”他说。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休息。”普鲁申科拉开一把椅子坐下，“老师，您在躲我。”

米申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你应该理解军事首领的忙碌，热尼亚。”普鲁申科不自在地换了个坐姿，和老师对质这件事仍然超出他的接受范围。他对此感到愧疚。

“那么就请您抽出一点时间。”普鲁申科觉得自己正式的措辞十分别扭，但他不知道存在其他能够提出这个疑问的语气。“您占领了堡垒，可我仍不知道未来的计划。”

米申也坐下来，他宽和地对自己的前学生说：“亚古丁的边境尚且不是你应当操心的事。你没有了兰比尔和威尔的帮助，需要立稳脚跟，再考虑正面冲突的事情。”

“所以您是不打算帮助我吗？”他突兀地问出口，“我不知道……我很感激您对我谈判的助力，但今后……”

米申温和地打断他的话。

“热尼亚。”他叹了口气，“你不用担心的太早，我不认为我们会到兵戎相见的地步，至少现在我能肯定。至于未来，没人能说得清楚。”

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们总要杀死父亲来宣告独立。在杀死至亲的那一刻，他们才是真正独立的伟人。

“索拉菲玛。”米申说，“我听说你遇到她了。你姐姐在临死前把戒指留给了她的母亲，一个值得信任的亲信，她是那个亲信的女儿。亲信后来死于肺痨。”

这就解释了那枚戒指。

“你如果想的话，可以带她走。”

普鲁申科认真思考了一会。他想起西伯利亚如刀割般的寒风，那里不适合索拉菲玛这样娇嫩的花朵。

“不了。”他还是拒绝了。“有您的照顾，她会很好的。”

“那就带走戒指吧，追根溯源还是你的纪念。”米申看着从椅子上起身的爱徒，“要走了？”他问。普鲁申科他的脚步有些踉跄，估计是旧伤又发作了。但他的表情仍然一如既往地平静，看不出端倪。

“是的。”普鲁申科说。他走的太急了，以至于没有听见卫兵在三分钟后送来的急报——阿列克谢·亚古丁派茹贝尔率领精锐夺取城镇，大军将在两天后到达。这直接导致了一天后他收拾好行囊出城时，在半路和茹贝尔的大军撞个正着。

起初是没有人认出他的。他打扮的像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就连那头金发也用帽子遮的严严实实。他的衣服被洗的发白，羊绒衫边缘已经扯了线，和传说中的冰雪之王截然不同。可是排查的士兵出乎意料地谨慎，他上下打量了普鲁申科很久，久到他挤出来的假笑让肌肉发酸。那个士兵最后还是挥手放行了，他松了口气快步走过哨岗，正逢茹贝尔巡视归来。

“……叶甫根尼？”

妈的。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发誓自己在心里与形象极为不符的骂了脏话。他假装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埋头继续向前走，肩膀上的力量迫使他停下来。

“我认出你了，别装了。”

茹贝尔的表情也有些难以描述。他没有想到会在这里撞见这个人——天杀的亚古丁也没有给他遇到这种事的指示。他此刻只觉得有苦说不出，副将们正用羡艳的眼光看着撞了大运的首领，殊不知这其实是个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

普鲁申科自知膝盖上的伤因为阴天的缘仍然疼的厉害，对方又人多势众，抵抗无用，只能智取。他只好顺着对方的力道停了下来，看着茹贝尔，没有说话。

茹贝尔看见普鲁申科沉默，他也沉默了。刹那间刚刚还在喧嚣的营地陷入诡异的寂静里。军营的消息传的比风快，不少士兵都远远地偷看这边的情况，疑惑自家统领怎么还没把这个大叛徒抓捕归案。

“……你跟我来？”茹贝尔对这种情况也是束手无策，只能硬着头皮说，话到了嘴边硬生生地被扭曲成问句。他觉得实在是有失威严，于是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好多了。

“你跟我来。”

普鲁申科点点头，没有反对，他跟上茹贝尔的脚步。二人踏过泥泞潮湿的地面，直到在众人的眼光下走进营帐，茹贝尔仍然能感受到那些目光里灼热的好奇。

茹贝尔在帐中间停下，神色复杂地看着普鲁申科，那是一种混杂着同情和快意，甚至有点看好戏的表情。

“我想他应该会想见你……”茹贝尔对着里帐撇了撇嘴角，“尽管这八成是个惊吓。”

普鲁申科没动。

“我倒是不介意把你绑起来丢进去。”茹贝尔说。

于是他只好在骑士长威胁的目光下掀开里帐的帘子。他的心中已经隐约有了答案，只是需要确认。唯一的缺点在于这个答案绝对不是他想要的。

帐里传来一声瓷器的碎裂声。

看来也不是那个人想要的。

“阿列克谢。”普鲁申科对着显然比自己惊讶很多的亚古丁说，对方脚下躺着一堆可怜的瓷器碎片，地毯上有一片深色的茶渍。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阿列克谢·亚古丁像见了鬼般看着他。他看起来像是刚刚沐浴过，头发还滴着水，身上穿着宽大的浴袍，露出胸口的肌肤。他手里还拿着杯子，由此可以推断出刚刚掉在地上的应当是茶壶了。可能是行军的缘故，帐子里的布置甚为简陋，更不用提和皇帝惯用的排场相比了。亚古丁愣了许久，才想起来叫茹贝尔进来。青年无奈地抿着嘴。

“怎么回事？”他问。

“士兵盘查，老一套，中了大奖。”茹贝尔无精打采地说，“我想你应该会想亲自见他。”

不是以这种方式。亚古丁腹诽，突然怀疑起这个曾经被自己亲手教导的青年的情商。他对茹贝尔挥了挥手，青年避之不及地出去了，末了还不忘贴心的帮他们拉上帘子。

“你在我的国土上。”亚古丁审视着他，“为什么。”

明知故问。普鲁申科毫不客气地回视，刻意忽略了那种审视带来的不适感。他不知道亚古丁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内心深处他是希冀他不要知道的，这样至少还存在回旋的余地。尤利娅曾经对他说过“夺取王位，不杀亚古丁”，但他也不能保证在最后的时刻自己会不会在命运的驱使下刺出那一剑。

“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国土了，防止你忘记。”他说。

有一瞬间亚古丁甚至用好笑的表情看着他。

“而你又成了我的俘虏，防止你忘记。”他模仿着普鲁申科的语气，“米申不过是靠着天时占了几个边陲小镇而已，兵力和粮食都无以为继，我迟早会夺回我的国土的。反抗不过是徒劳挣扎。”

普鲁申科选择无条件地相信米申，所以亚古丁的话尽管正确，并没有在他心里造成太大的波澜。

“你出现在茹贝尔的部队里。”他假装没有听见第一句话，指出，“这不合行军作战的常理。”

亚古丁眸色微沉。

普鲁申科突然明白了。

“有意外发生了，为了保障安全你不得不跟着最近的军队回到国土。”占了上风的快意席卷了他的大脑，“所以外面的将士并不知道你在军营里，这也解释了你为什么这么低调。你身处危险中，并且很绝望，廖沙。”他忍不住抚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廖沙？”

亚古丁僵硬地转过身去，他终于决定放下手中的茶壶。普鲁申科注意到他的双手掌心都有伤痕，像是被什么粗糙的东西狠狠勒过，更不用提他耳旁细小的伤口。

“遇袭了？”普鲁申科推测。亚古丁的双肩渐渐抖动起来，像是正在无声的抽噎，又像是在忍耐着什么呼之欲出的情绪。等他转过身的时候，脸上却没有丝毫泪痕。

“你应该感激我没有立刻杀了你，普鲁申科。”亚古丁叫了他的姓，眼神如同痛失亲子的野兽，“尽管我应该这么做的。”

闯入普鲁申科意识中的第一个想法是亚古丁知道了那些过去的故事，但他随即又觉得不止这些。

“塔拉索娃昏迷了。”亚古丁的喉结狠狠动了一下，他看向远方，“我的老师，我的亲人，正在昏迷不醒。医生说不好她什么时候会醒。该死的。他们甚至不能确定她还会不会醒来。”

普鲁申科的大脑一时来不及消化这么多信息。塔拉索娃？那个被称为“米申的宿敌”的女人怎么会陷入昏迷？亚古丁又为什么没有跟随大部队回到圣彼得堡，而是狼狈地寄居在茹贝尔的军营里？还有，这一切又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扎吉托娃动的手。”

普鲁申科豁然开朗。然后感到一丝绝望。

“在这之前，你和她谈过。”

果然不出所料，悲痛之下的亚古丁会把矛头指向任何人。他得先确保自己活到这位帝王理智回来的时候。

“廖沙啊。”普鲁申科的语气里带着深深的讽刺，亚古丁不由得屏住呼吸，他的直觉让他集中注意力去听接下来的话，“你凭什么认定我能有能力去使唤对你忠心耿耿的那群小布谷鸟？”

这句话仿佛打开了开关。亚古丁一步步向他逼近，他的面孔坚硬的就像铁面人，看不出半分波动，他的脚步缓慢却不容置疑。然后他攥住普鲁申科的前襟，后者此刻也带着面具，蓝眼睛里丝毫看不出波澜，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进行。

亚古丁掏出普鲁申科脖颈里的项链，较量结束了。

军帐里回荡着两个人凌乱而急促的呼吸声，甚至能听出他们的主人都在保持冷静这件事上一败涂地。亚古丁拽紧十字架上的绳子，逼迫普鲁申科靠近他，普鲁申科则是固执地保持着距离，犟得可怕，仿佛完全感受不到脖颈后被勒出的红印。

“你知道的。”亚古丁说。

“之前不知道，米申在几天前告诉我了。”普鲁申科说，“塔拉索娃也告诉你了？”

亚古丁的神态已经说明了一切。他最终高抬贵手，放过了可怜的十字架。但目光仍然定格在金发青年身上。

“我该怎么办……”他在胸前划着十字架，仰着头对上帝喃喃自语，全然不顾人生中最大的敌人就在旁边。普鲁申科眼中映着亚古丁的痛苦与迷茫。最后还是他做出了决定。

“你的祖先欠我的祖先一个皇位，我的祖先欠人民一个交代。”叶甫根尼·普鲁申科说，“让我离开，再见时便是胜负已定之时。”

**Chapter 7**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从马背上一跃而起，手起刀落，斩断了敌军的将旗。他的膝盖和腰部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好在他的身体早已习惯了，动作丝毫未受到拖累，他转身砍下士兵的头颅。

和亚古丁分别的第二年，他的势力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了东面。一年前米申在茹贝尔的攻势下苦守三月，最终城池陷落，阿列克谢·米申和他的亲信下落不明。普鲁申科回到了西伯利亚，他变得更为冷静，让旁人猜不出喜怒，仿佛已经与过去完全分离。

“可怜的小热尼亚。”亚历山大·阿伯特看到这样的情形，收拾行囊向他道了永别。

这是他与斯蒂芬·兰比尔和约翰尼·威尔联军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昔日的盟友终于变成了敌人。兰比尔站在高耸的将台上，普鲁申科在战场中的鲜血里与他对视。

相对无言。

这就是战争。没有对错，没有黑白，只有胜负。魔鬼能攫取一个人生命中中所有的爱情、友情和怜悯，让他的全部成为苍白的荣光。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他矮身避过飞来的箭矢，大声呼叫他的小提琴家。埃德温·马顿在阴影里放出一箭，射中了敌军弓箭手的双眼，他捂着眼睛倒了下去。

“当时你让我来帮忙的时候我可能没设想过这种局面。”小提琴家缩在战壕后，在普鲁申科经过的时候对着他喊，他来不及回应，马匹便把他带到了三十米外新的厮杀里。

血肉模糊他的双眼，靴子踩到了一截黏糊糊的东西，是一截断臂。他退开两步，等着敌军从身前经过，然后一刀砍断了马腿。

“去喊话。”他对紧紧跟在身边的传令官说，对方点了点头，窝着身体跑过不断从城头落下的火石。普鲁申科很快听到了自己阵营里传出的声音。

“将旗已落，抵抗无用，投降者将得到宽恕。”

在轰鸣的鼓声下，单调的喊话声穿透了每个人的耳膜，一遍遍重复。战场先是陷入了寂静，然后西伯利亚的军队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欢呼。

“冲啊！”有人大喊，“杀光他们！”

这些人拖着断臂，捂住鲜血淋漓血肉模糊的伤口，发起了新一轮的冲锋。普鲁申科立在原地，他能够看到兰比尔和威尔的联军在猛烈的攻势下很快不支，逐渐后退，城墙脚下已经飘满了西伯利亚白金二色的将旗。有人死在火石下，但过度透支的武器显然不能更给他们造成威胁。白色的军队开始攀登城墙，他们架起了攻城梯，冒着箭雨前赴后继地向上爬，不断有尸体软绵绵地掉在地上，溅起灰色的尘土。

“人间炼狱。”马顿气喘吁吁地跑到普鲁申科身边，“人间炼狱也不过如此。”

普鲁申科打了个呼哨，名为阿克塞尔的骏马穿过硝烟飞驰到他的身边，白色的鬃毛仿佛异域的大雪。他提缰上马，居高临下地看着手持弓箭的挚友。

“呆在这儿。”他说，“前面不安全。”

马顿看着金发的王义无反顾地驰向他口中“不安全”的地方，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很快到了城墙下。士兵们看到王的到来，士气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踩过战友的尸体，高呼着争先恐后地向上攀登。

“告诉他们，投降不杀。只问首领，从者不究。”普鲁申科用不大的声音说。

他的话语仿佛浪涛，迅速传遍了整个战场。

“投降不杀！”不知道是谁先开的头。

“投降不杀！”士兵整齐划一的声音如惊雷般炸开。

“只问首领！”

“只问首领！”地动山摇的呐喊。

“从者不究！”

“从者不究！”仍然是气贯长虹般的回应。

他能感受到敌军的怯意和这些年轻人胸中奔涌的热血。下一秒，热烈的气氛达到了欢腾的顶点。

城头挂起了一面孤独的白旗。但仅仅只有一面，上面印着威尔的图腾，一朵孤芳自赏的水仙花。

普鲁申科示意士兵们暂且停手。正激动的士兵们有些犹豫地停下，他们显然也发现了不对。突然有人指着墙头大喊，数百名弓箭手的箭头整齐划一地指向一个地方。

“热尼亚！”黑发男人在城头上对着下面大喊，那是约翰尼·威尔，威尔家族的第三任领主，“别担心，斯蒂芬在我手里！我们投降！”

他把另一个黑发男人推到城墙边。兰比尔的双手被反绑着，领口微张， 头发凌乱，看起来是刚刚打了一架，他正狠狠地瞪着威尔，尽管眼神实在是没什么威慑力。

“对不起了。”威尔的嘴唇在恋人的耳边流连，“但我可不想看你死掉。何况热尼亚比起亚古丁来也差不到哪去，对吗？”

兰比尔终于放弃了挣扎，他脱力靠在城墙上，对普鲁申科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

受降的地点定在兰比尔的堡垒大厅里，这块前一刻躺满了伤员、被临时清理出来的空地还残留着伤口的血腥味。威尔牢牢地按住兰比尔的肩膀，看上去像是防止他做出过激的举动，但后者的神情无疑昭示着没有这个必要。

“念点旧情，热尼亚？”约翰尼·威尔对普鲁申科说，依然是那幅毫不介怀的样子。他没有坐到高台上，而是站在他们正对面，相差不多的身高使他们能够平视。普鲁申科没有表态，他皱着眉头，凝神似乎在思考。

一直不做声的兰比尔终于忍不住了。

“是我在和你打持久战。约翰尼早就想投降了，只是被我拦住，放过他。”他本来没有抱什么太大的希望。下令处决梅德韦杰娃，临时背叛盟友倒向亚古丁。天杀的他只是想在一团乱麻中保护领地和威尔的周全，但有些时候生存本身就是错误。

“喂喂喂——你这可不对了啊。骁勇善战全是你的本领了是不是？”威尔旁若无人地拧了一把他的脸颊，兰比尔下意识地往后缩，被他一下拉了回来，“联军，我们是联军。请记住威尔的家主也同样英勇，不是什么懦夫。”最后一句话他是对着普鲁申科说的，还夸张地行了个鞠躬礼。

“我可以放过你们。”普鲁申科说，兰比尔意外地看着那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这一年多他并没有苍老，气质却已经天翻地覆。“但我想要个东西。”

兰比尔刚想拒绝，还没开口便被威尔狠狠掐了胳膊。话语便随着闷哼硬生生地断在嗓子里。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威尔故意露出一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的的笑容，只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离这个样子差的极远。“你想要什么，告诉我就行。”

“亚古丁的兵力情况，数量，分布。”普鲁申科沉声说，“还有布谷鸟的近况。”

“不行。”这次兰比尔抢在威尔前面开了口，他能感觉到威尔用恨铁不成钢地用目光剐着他，“我不能背叛一个人两次。”

“这有什么关系呢？”普鲁申科的语调很柔和，听起来并不意外，也不愤怒，“你的阵营从未稳定过，乱世里也没有人会因此责备你。”

兰比尔感到一阵无端的战栗，他说不清它的来源，仿佛什么东西正沿着脊梁往上爬，让他寒毛直竖。他感到威尔握着他手腕的力道松了，正在若有若无地揉捏，试图安抚他的情绪。

“这样吧，热尼亚。我看你也很忙。”水仙花领主用一种开心的、决断的语气说，“要不先把我们关起来，让我们先商量商量？”

普鲁申科无声地表示了同意。他叫过一个名为阿里的贴身秘书，嘱咐他们把二位带到临近的房间安置。然后就先于他们匆匆离开了。一路上威尔对兰比尔的顽固不化生着闷气，一句话都没说，兰比尔看上去也沉闷的很，只是揉着刚刚才被解开的手腕。

普鲁申科很快到了军帐里，他层层解开染血的绷带，任凭肌肉放松，酸痛感和疲惫前赴后继地涌了上来。刚刚在大殿里，他特意选择了平等的位置与他们交谈。兰比尔眼中的戒备与恐惧他看的一清二楚，他也能看清威尔自信外表下的犹疑不定。在他们眼中，他已经不再是热尼亚，甚至不再是那个冰雪之王，而是一个抽尸踏骸的可怖的征服者。这个世界对他感到陌生，殊不知他也对世界感到同样陌生起来。

我一直在试着原谅和宽恕，他在进入梦乡前想，只是现在恐怕没有人相信了。

亚古丁接到城池陷落的消息是在三天后，白色的信鸽撞进他的窗子，落在他刚刚写好的请柬上，打翻了一旁的墨水瓶。

不同于普鲁申科的军事铁腕，他还有一整个国家要管。比如这场即将举办的舞会，就是他争取边疆贵族支持的重要途径，那些老骨头模棱两可的态度让元老院给亚古丁施加了不少压力，所以他决定以亲笔信的方式来彰显诚意。

显然鸽子不这么想。

他认命地展开信纸，映入眼前的是兰比尔和威尔投降普鲁申科，城池陷落的噩耗。写信的人显然十分匆忙，字体凌乱地几乎不能辨认，纸张上还残留着暗色的血液。亚古丁又一遍阅读了内容，确认无误后把纸张揉成团，狠狠砸进废纸篓。

他需要召开一个会议，但不是现在，现在他需要为晚上的不合时宜且无聊的舞会做准备。

等他穿好盛装，在群臣的簇拥下进入大厅时，一旁的几个军事将领向他投来担忧的眼神。城池陷落的消息仍然保密，知情人只有少数高级将领。亚古丁不动声色，示意他们冷静。随即用得体的微笑和寒暄应付迎上来的一群边疆贵族。

这些人大多体型消瘦，皮肤苍白，脸上纵横交错着被北风划出的沟壑。他们还保留了老派作风，坚持戴厚重的白色假发。

“不不不，你们的到来是我的荣幸。”

亚古丁对他们谦辞，一些人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他们需要这样的人，能够满足他们虚荣心的君主。他们并不介意谁坐在皇位上，因为没有人能离得开他们。他们所在意的只是能保住多少荣华富贵。

“我向你们保证，等到边疆情势稳定，我会废除所有的贸易限制。”亚古丁在桌边坐定，这群人把他围在中间。盛装的侍女抬上一盘盘色味俱佳的菜肴，他们面前的碗筷被擦得锃亮。“我会扩大圣彼得堡与边境的交流。但请原谅我的才疏学浅，这仍然需要你们的帮助。”

“没问题，这当然没问题！”有人爽朗地大笑。另外的人不满地瞅着他。他们还没有探清楚这个皇帝的虚实，不想如此贸然答应。

“请问陛下。”一位年长者敲了敲碗筷，让嘈杂的人群安静下来，人们转头看着他，“普鲁申科在边疆的势力大的很，你怎么保证我们的安全？”

“我不能。”亚古丁出乎意料地回答，那人不出所料地露出诧异的神色，“无论有没有我的保护，只要普鲁申科在一天，你们都不会安全。”

年长者和身边的年轻人对视了一眼。

“那我们能得到什么？”一个少见的魁梧身材的中年人突兀的问，很多不满他无礼的目光聚集在他身上，但他视若无睹，固执地盯着皇帝等他的回答。

“好吧。”亚古丁叹了口气，“你们能以最快速度得到和平，还有物资，甚至可以选择后代送来圣彼得堡接受与皇族子孙同样的教育。但这些并不无偿的。”

国王的坦诚很快的赢得了他们的好感。这些贵族争先恐后地抛出问题，亚古丁不厌其烦的一一回答。他早就累了，浆洗的领口勒得他生疼，大厅里的空气也变得闷热。但他不得不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所以当侍者小跑着打断他时，他终于松了口气，把自己暂时从这场乱局中解脱出来。

“什么事？”他在走廊里问，新鲜的空气让他感觉十分甘美舒畅。

“布谷鸟的舒索娃找您，说有急事。”

“让她等到宴会结束再说，这个关头我抽不出时间。”他摆摆手，侍者还想说些什么，但亚古丁已经离开了。

他没能到达转角。

伴随着突如其来的爆炸声，转角处的砖墙突然炸开，烟雾呛到了他的喉舌，将他的呼喊全部锁在唇边。他摸索着墙壁向前，眼前只有黄色的尘沙。不要在这个时候，他心想，求求你，不要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已经靠近大厅了，因为尖叫声和惊惶的脚步清晰地传入他的耳畔。他矮下身子，试图把身体蜷缩在烟雾较稀薄的地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布谷鸟们能够及时赶到，在损失更大前控制住这如同一团乱麻的局势。

他听见了兵刃的声音。

他意识到为了显示诚意，自己没有带兵器。亚古丁伸手向墙上，摸到一个金属物体，手感像是壁灯架。时间顾不了那么多了，他的脊背紧紧贴住墙壁，精力全部集中在身前。

破风声传来，亚古丁挥出壁灯架。

他没有击中。但对方精准地刺中了他的腰。

他双腿瞬间失去了知觉，跌坐在地。

鲜血从伤口涌出，他试图抬手按住，但血流的太快了，而力气正随着血液一起流失。他张大嘴喘息，吸入的都是刺鼻的炸药的味道。没有人来救他，昏迷前他突然意识到，他就要死在这里了。

他最终还是活下来了。

当他在阳光里醒转的时候，草药的味道萦绕在鼻尖。亚古丁动了动双手，想要抬起上半身，但撕裂般的疼痛瞬间攫取了他的神智。他等着眼前的黑斑消失，意识一点点回复，他的眼神空洞地定格在上方。

他感受不到自己的双腿了。

医生噤着声小心翼翼的进来，他看到国王脸色苍白，棕发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脸上的线条如同刀刻般坚毅。他回头看着医生，语气里有不容置疑的决心。

“你只有杀了我，才能让我坐在轮椅上。”

兰比尔最终妥协了。

普鲁申科拿到了厚厚一沓情报，有些是文件，有些是口述。他还来不及确定应该相信哪些，但接下来传来的消息替他免去了这个烦恼。

“亚古丁宴请边境的贵族时被袭击了，据说他现在双腿残疾，边境布防也土崩瓦解。”

平静地听完这个消息，他一如往常地回到书房里，试图拿起书架左边第二格里的红色线装本，却一次接着一次失败。他的手在无可救药地颤抖，他的骄傲，他的自尊，他的求胜心，他的思念，此刻都混成沸腾的草药，煮着那颗许久不曾动过的心。

亚古丁，残疾。

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两个词联系起来。那个人可以失败，可以落魄，但他始终是站立着的，腰背挺直，他始终是强大的，不愿向任何人低下头颅。普鲁申科甚至从来没想过他受伤的样子，更别提被困在轮椅上，在木轮的吱呀声里了却下半生。

他就算要赢，也不能以这种方式。

他们生来就应该一较高下。

树影斑驳，倒映在普鲁申科微长的金发上。他的发色已经不像年轻时那般明亮且富有光泽了。他想起米申门前那座他禹禹独行了许久的雪山，直到亚古丁出现了，每次都要烦人的和他争高下，但那之后，无论是在练习还是在战场，他都没有再孤独过，直到命运将他推上王座。

“这是唯一的机会了。”宁静的会议室里，是亚娜打破了沉寂，“热尼亚，你不仅仅在给一个人做选择。”

他无比地清楚明白。

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再次放任寂静降临在桌旁，他们在耐心地等待王做出最终决定。这些陪伴就他许多年的元老——有些是他熟识多年的，有些是从西伯利亚开始誓死跟从的，都拿出了对这个金发年轻人最多的关爱。他们也在这一刻中流连，毕竟这是终章奏响前最后的风平浪静了。

那些失去的人又出现在普鲁申科的眼前——梅德韦杰娃在给他看小臂上的伤疤，他的母亲在对他微笑，还有索拉菲玛，那个小姑娘竟然让他觉得这就是他姐姐应该有的样子。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的闹剧了，自此以后，没有人应当失去什么，也没有人会失去什么。

他提起笔，在宣战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叶甫根尼·普鲁申科。

“紧急召集军队，今夜突袭。”

等他走出大厅时，兰比尔等在门口，身边站着局促不安的警卫。约翰尼·威尔不在。

”他坚持要来。“警卫急忙解释，揣测王的脸色。

普鲁申科宽恕了他，警卫趁着他改变主意之前慌乱地几乎是逃走了。只剩下他和兰比尔相对站在夕阳下。

“威尔在睡觉，我不想叫醒他。”兰比尔说。他没有回应。

“我认得这个表情。”这个一向以优雅著称的老派贵族在仪表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他眼睛里遍布血丝，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你要发动战争。”

“我只是想要结束它。”普鲁申科疲惫地说，他的下颔上有青黑色的阴影，是没有来得及剃去的胡须。他听起来像是在辩白，但又不全是。“我从来没有想让事情变成这样。”

“但你不能否认这是你一手促成的。”兰比尔说。

“我们。”普鲁申科纠正，“是我们一手造成的。”

他不像再解释了。他宽恕了很多人，很多事，但他所爱的人曾经把他送上断头台，爱他的人被他越推越远。他看上去像是在原谅，在仁慈，但其实只是在复仇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他终于意识到，命运从一开始就不是自己的。十六岁的他不相信命运，狂妄自大地试图改变一切，而现在的他带着一身伤痛，终于臣服在了命运脚下。

有些事情，或许本来就是注定的。

兰比尔深深地点了点头。

“我只有一个要求。”兰比尔用通红的双眼看着他，恳求，“不要把我和威尔分开。”

他在八年前还是那个擅长舞蹈和旋转的青年，在舞会上博得许多少女的欢心，颇有风流天下却片叶不沾身的架势。如今的战争已经让他的心千疮百孔，只能容下一个人的位置，他把那个位置义无反顾地给了威尔。这个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他都不会后悔和他一起去的人。

有圣歌从军营的方向传来。开始只是气息微弱的一簇，接着有第二个和声加入进来，然后是第三个，小溪汇成洪流，再聚成汪洋大海。在战争前最后的两个小时，西伯利亚苍茫的雪地里，士兵借着初升的月光吟唱歌谣。普鲁申科并不感到担心，因为他知道没有人会因此退缩，这是他们所有人盼望了许多年的结局，无论好坏，安宁即将到来。

命运已经把他和亚古丁隔在了命运的两端，这个世界不需要更多的悲剧。就再宽恕一次吧。

“你们离开吧。”他说，“离开这里，去东瀛，去南边，随便去哪里，只是不要回来。”

他转身离开了，没有允许自己去看兰比尔眼中的惊喜。因为那让他怀念，让他痛心，让他诅咒命运的不公。

那是他永远都得不到的结局。

亚古丁的边境被连夜突袭了，失去了领袖的领主们本就是一盘散沙，他们还在试图从圣彼得堡得到消息，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广袤的边境被厮杀声填满，连一轮明月似乎都染上了血红。普鲁申科骑着阿克塞尔一马当先，尽管脊椎和膝盖在剧烈的颠簸下疼痛的几乎断裂，他仍然攥紧了缰绳。这是最好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不能容许半点闪失。

他们很快攻入城内，领主们还没来得及联合，一半被杀，另一半缴械投降。新的王站在城墙上接受了他们的效忠。他纯白的铠甲被血迹浸润，却仍然在月光下发出栗冽的光泽。

这是战俘们看到的景象。

此刻普鲁申科正眺望着他家乡的方向，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即将被他亲手用硝烟覆盖。

-----END----

**番外**

北边的西伯利亚难得的有了阳光。几个原住民在野地里架起篝火。他们的靴底粘附着冰雪和沼泽里的烂泥，用有红肿关节的双手在篝火上炙烤新鲜的猎物。香气很快吸引了片贫瘠土地上为数不多的活物，浓密的树林中窸窣阵阵。

有人拉起弓箭，摆出防御的架势。

“没用的。”另外一个人嘲讽他，“要是真的野兽来了，你也打不过。”他薄凉地看了眼四周，“你觉得有几个活物能在这个鬼地方活下来？”

“我们啊。”第三个人说，他看起来比另外几个人都要年轻。

“我们？”为首的人冷哼一声，“你以为我们愿意住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们的祖先都是囚犯，被流放到这儿来。”他在火堆里熟练地捣鼓几下，让它更充分的燃烧，“一群老不死的，让我们受苦。”

年轻人闭嘴了，只是默默给烤肉刷上香料。辛辣的气味弥漫开来，这些重味的调料是原住民们保持体温的法宝。年轻人又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把肉切成小块。

“去，拿点给那个人，别让他饿死了。”为首的人命令他。

“那个人”是几个月前才来到这里的。身上带着很重的伤，几乎已经不能走路。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弄到屋里，安置在墙角的床上。他的肠胃不能承受荤腥的食物，但这里只有这些。

年轻人看起来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掏出一只脏兮兮的小碟子，抓起一把雪粗略地清洁了一下，用铁钳小心翼翼夹起几块考的还算熟的、没有带血的瘦肉。

“你太小心了，他迟早得习惯的。”

他只是抿着嘴，没有回应。起身端着盘子往小屋走去。说是小屋其实也高估了，充其量算是用石头垒起来的窝棚，缝隙里用杂草树叶还有细小的树枝塞牢。

“吃饭了。”

他低声呼唤床上的人。

那个人睁开眼睛，露出蓝冰的颜色。“什么时候了？”他虚弱的问，一边试图从床上撑起来。年轻人放下碟子去扶他。

“马上就要到正午了，你应该出去走走，今天有太阳了。”

小屋并不能挡住太多的风，当一阵北风吹过的时候，门板还是吱吱呀呀的响。挂在床前的棉布帘子挡住了大半的寒气，病人还是禁不住抖了一下。年轻人只好又往风口站了一点，用身体再替他挡住寒气。

“谢谢你。”病人说，“但我就不吃饭了。每次都会吐出来的，不能浪费你们的食物。”

“吃一点吧。”年轻人劝他，“我特意挑的熟的来。至少也要吃一块。”他又加一句，“这个地方，每个人都会适应的，虽然有点难。”

病人笑了一下，看不出情绪。年轻人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忐忑。

“我怕是没有时间来适应了。”他咳嗽起来，用手掩住嘴，金发垂落到脸庞，他又用手把头发拨回去，“倒是你，为什么要来？”

“来？我出生在这里。”年轻人疑惑地看着他。

“你不是。”病人笃定的说，眼神锐利。年轻人的心跳起来，拿着碟子的手有些抖。

“我认得你。”他继续说，“廖沙以为我会忘记过去的事情，但我记得每一点。”

年轻人叹气。他突然换了个人，手也不抖了，稳稳把碟子放到桌上。他的腰杆挺直，腹腔微收，是标准的军人站姿。

“你回去吧。不用看着我，我也跑不掉。他不会怪你的。”病人说，他拿过碟子，叉起一块肉放进嘴里，缓慢地咀嚼，像是在完成艰巨的任务。“现在我已经没有必要打什么东山再起的主意了，国家在他的治理下很好。”

“可我回不去了。”年轻人看起来很沮丧，“我犯了大错，搞砸了任务。”

“没关系的。”病人的语气竟然有些轻快，“我来帮你。”他把烤肉放到一边，年轻人欲言又止，想劝他再吃点。病人扯开棉袍的衣领，勾出一个十字架来。

以下内容摘自亚历山大·阿伯特的临终手记：

很多人都问我有没有再见过热尼亚，我告诉他们没有，但他们不信我。可我在那次诀别后就真的不曾见过他了。你问我是否后悔？不，我不后悔。那些在夜里纠缠着我的，唯一让我无法安心的事情，就是在我离开时，热尼亚以为我对他失望透顶，而我只是不忍，我不愿意看到当年米申门下的少年背负着血债踏上不归路，我不愿意看到他成为手提头颅的无情君王。

我在野外定居下来，身边是一群与世隔绝的村民。这里很美，听不到外面的消息。等我知道故事的最终结局后已经是热尼亚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两年后了。我发了疯似的赶到那里，累死了两匹马，磨破了八双靴子。我经过了他可能经过的每一处驿站，每一个小屋。可那里没有人。唯一剩下的手札告诉我皇恩浩荡，这里的原住民获得了迁徙向南方的机会。我在墙上发现了热尼亚的十字架——那个小屋太破了，积满了灰尘，没有人打扫。我甚至觉得再晚来一步这里就会倒塌。那个十字架看上去还是和新的一样，宝石仍旧烨烨生辉。

我在小屋旁边徘徊了很久，久到几乎失去意识。我没能看见墓碑，也没能看见土堆，只有空空荡荡的白桦林。我想他应该是不愿意被找到吧，不然总会留下一点讯息的。他留下了十字架，这代表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我知道只要他活着一天，他永远也不会放弃那个信物。也许是不愿意让它再也见不到阳光，热尼亚就把它留在小屋里等人发现。

他总是有些盲目的执着于没有根据的东西，就像执着于有人真的会来这里找他。我想那个人最终还是没有来。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的感受？我已经是九十三岁的白发老朽了，爱恨情仇于我只是回忆里蒙着灰尘的故事而已。所以你不能理解我的感受，我却可以理解你的，年轻人。有一天我们不得不接受最爱的人会离我们而去——就像伊留什卡，两年前他也离开了我。皇帝驾崩的消息更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最奇妙的事情是，当你真正接受这一切的时候，会觉得无比平静。

现在我也要走了。热尼亚和廖沙我都喜欢，我还要赶着去见他们呐，还有我的伊留什卡。不要给我修建坟墓和竖立墓碑，不管你觉得我是见证了怎样的历史的人。你们只需要知道，现在的国家很好，而这早就不是我的时代了。

阿列克谢·亚古丁临终前王子夺位，血亲残杀，以下是大将军科尔亚达的叙述：

在他病重的时候，御医们都预料到了。他腰部的伤从来没有真正好过，零零碎碎的感染。所以当这一刻来临的时候，没人觉得意外。他遣散了所有人，把我叫进去。

“我要你帮我找一个东西。”他说，我注意到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色也很憔悴，他老了，只是以前他在王座上离得太远，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十字架。”

“好的，陛下。”我说，“什么样的十字架？”

“你见过的。”他咳嗽起来，我想给他叫医生，但他阻止了我。我只好继续听他说。

“当时你在西伯利亚的时候见过的。”

我突然明白了他在说什么。很多很多年前——是的，我现在能这么说了，因为我也老了。那个时候是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搞砸了任务，在军中毫无威信可言，被派遣到遥远的地方去监视流放的犯人。其中一个人，有着金发的那个，有着一个视若珍宝的十字架。

但我从来不知道这和陛下有关系。

“找到它。”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腕，我只能在床边坐下来，他的手掌很粗糙磨人，“这是我给你最后的命令，不要告诉任何人，找到它。”

我点头应承下来，尽管心里有许多疑惑，但我明白不应多问。他看起来累的不行，眼角有些湿润，不知道是不是生理性的眼泪。“把王子们叫进来。”他说，疲惫的躺倒在床上。陛下的一生都没有娶妻，只是收养了五个孩子，来自不同的地方。

王子们进来了，他让我站在旁边，神情看起来痛苦而麻木。

“我希望你们知道，疼痛是这么多年来我唯一剩下的真实的东西。只有它提醒着我我还活着。”他说。最小的那个孩子才十五岁，显然被吓坏了，一声都不敢吭，只是颤抖着。两个大王子已经三十岁了，神情冷峻。“但我记得所有的一切，孩子们。”

他吃力地转了个身，灰蓝色的眼睛犀利地看着王子们。

“你们看看我现在成为了什么。”他一把掀开床褥，给他们看残缺扭曲的下半身，“好好看看。”

王子们都跪了下去。我迟疑了一下，也跟着跪下。

“皇冠是荆棘做的，会让你痛苦万分。而我，一直都知道你们在打什么主意。”他的目光从身高不一、神情各异的王子们身上扫过，“你们要想清楚了。”

“这是会让你失去一切的，会让你爱的人，所有的温暖和乐趣都离你而去。所以如果你们谁想要的，都拿去吧。”

阿列克谢·亚古丁，这个王朝第七任国王，最伟大的征服者，铁面人的身躯轰然倒塌，他望着深红色的床帐，对孩子们说出最后的遗言。

“这句话是给你们之中最后成为皇帝的那个人听的：你会失望的，这不过是灰尘垒砌的幻像。”

然后他多年冷若冰霜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丝笑容，像是年轻人初次见到情人般的喜悦，他的皱纹舒展开来，平静而安详。

“等我死了之后，把我埋在西伯利亚。”

他是第一个主动要求葬在那苦寒之地的国王。我怀疑他大抵是想自我放逐。穷尽一生，阿列克谢·亚古丁都在试图接近什么，只是那东西太遥远了，对他来说遥不可及，至少对皇帝来说是的。

皇帝驾崩了。阿列克谢·亚古丁终于回家了。

孩子们最终还是没能明白他的话。第二天，大王子就宣布继承皇位，愤愤不平的二王子在封地掀起一场动乱，被三王子镇压。最小的五王子因为和二王子有血缘关系受到株连。唯一免于动乱的四王子，他远走他乡，据说是去了东瀛，此后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讲到这里，年迈的将军抬起头。他已经形容枯槁，远处的地平线上晨光才刚刚出现。